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卷第五

省事

止足

誠兵

養生

歸心

省事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

家語觀周篇孔

子觀於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云云

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

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

使物有兼焉也

補大戴禮易本命篇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角

者脂而無後齒漢書董仲舒傳夫天亦有所分子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傳讀曰附

古人

云多為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

爾雅釋獸鼯當作鼯

鼯鼠注形大如鼠頸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為鼯鼠說文鼯五伎鼠也能飛不能過屋

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補爾雅釋文鮑或云即螻蛄也鮑郭音雀將略反詩碩鼠正義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補所謂引作鮑音瞿經營綜理也說文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綜機縷也子宋切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畱愛翫卜筮射六得三補射食亦切醫藥治十差五補差楚懈切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補畫胡卦切棊圍棊博六博鮮卑語宋本有胡書二字係衍文煎胡桃油鍊錫為銀補鮮卑語已見祖珽傳陳元康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蓋此數者皆當時所向也神仙傳載尹軌能鍊鉛為銀後世亦有得其術補如此之類略得梗槩補槩槩者然久未有不變者也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補槩槩賦梗槩不纖密薛綜注張衡東京

端當精妙也補省所景切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案若蘇秦蘇厲范雎韓非黃歇之輩皆是逮於兩漢風

流彌廣見下文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許

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

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補說舒芮切總此四塗賈誼以

求位補賈音古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宋本絲作私訛而有不

省之困補不省不見省也省息井切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

不貲之賞補不貲亦作不訾顏師古注漢書蓋寬饒傳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

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

甚眾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



子守法度者所為也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嚴終王賈傳  
嚴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策百  
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舉膠倉終軍嚴  
蔥奇等竝在左右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棄市朱買  
臣字翁子吳人詣闕上書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拜  
為中大夫與助俱侍中後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  
買臣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為侍中郎坐法免上書  
願擊匈奴拜東郡都尉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後坐事  
誅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  
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  
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皆拜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大臣皆畏  
其口賂遺累千金為齊相刺齊王陰事王自殺上大怒  
徵下吏治公孫宏以為齊王自殺無後非誅偃無  
以謝天下遂族偃補吾丘音虞丘主父音主甫今世  
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為之補瑾瑜美玉蘭桂  
才抱德之士恥為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  
若人之所為也

文選班孟堅幽  
通賦叛迴穴其  
若茲兮北叟頗  
識其倚伏注曹  
大家曰迴邪也  
穴僻也禍福相  
反韓詩曰謀猶  
迴穴鯢按漢書  
叙傳迴字作回  
顏師古注云回  
穴轉旋之意也  
亦作回穴潘安  
仁西征賦事回

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補粃悲里切宋本  
遊釋文粃糠又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  
作粃糠猶煩碎  
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  
事途迴穴補迂迴叢穴言所值之翻懼憊尤補翻與翻  
字八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補脫者或此乃僥倖之徒  
不足與比肩也補言不足與之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  
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禮記檀  
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  
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表記禮論  
抱經堂校本



次而好還李善注云韓詩曰謀猷回次五臣作河次又後漢書王符等傳論曰用明居晦回次於曩時章懷注云回次猶攜互不齊一也

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己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

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補量音良伐亦功也莊廿八年左氏

君伐傳且旌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

酬謝或有誼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補猶今選人之在吏部者先求分發

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

躁競得官者便謂舊作爲下同弗索何獲左氏昭廿七年傳吳公子

光曰上國有言曰不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舊作

索何獲補索所白切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舊作

不然屠本作不索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書太甲下

弗慮胡獲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易乾文言傳雲從龍風從虎後

漢書劉聖公傳贊聖公靡聞假我風雲又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補焉於虔切勝音升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北齊書恩倖

姓駱漢陽人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大爲胡后所

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

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官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

令萱又媚穆昭儀養之爲母提婆遂改姓穆氏及穆后

立令萱號曰太姬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中外生殺

子奪不可盡言補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祝曰女謁

盛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補古者居官人各一

共一印組即綬也所以繫佩者漢書嚴榮兼九族補注

兄弟取貴一時補北齊書後主紀在陸令萱和士開高

德信鄧長驥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

由財進獄以賄成帑藏空竭乃賜諸佞賣官或得郡

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

郡下逮鄉官亦多中降者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補風塵易以汚人言不能清潔

也坑穽殊深瘡痍未復補瘡榮美切復房六切縱得免死莫不破

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補左氏莊六年傳楚文王過鄧鄧三甥請殺之日若不早圖後

君噬齊復扶又切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補分

切扶問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鬪得傷王子晉周靈王之太子也周語下佐讎者嘗焉

佐鬪者傷焉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

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補與音預然而窮鳥入懷仁人

所憫魏志邴原傳原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政窘急往投原裴松之

注引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況死士歸我當棄之

乎伍員之託漁舟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奔吳追者在後有一漁父乘船知

伍胥之急乃渡季布之入廣柳同上季布傳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

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布千金布

匿濮陽周氏周氏獻計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之

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

與同食補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鄧展

曰喪車也李奇曰大隆穹也贊曰今運轉大車是也索

隱禮曰設柳翼鄭康成注周禮云布聚也諸飾所聚則

是喪車孔融之藏張儉後漢書黨錮傳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孔融傳融字文舉魯

稱柳孔子二十世孫也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惡

國章捕儉儉與融兄袞有舊亾抵袞不遇時融年十六

見其有窘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畱舍孫嵩之

之後事泄儉得脫兄弟爭死詔書竟坐袞焉

匿趙岐同上趙岐傳岐字邠京兆尹收其家屬盡殺之

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尹收其家屬盡殺之

抱經堂校定本



岐逃難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游市察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屏人語曰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

遂以俱歸藏復壁中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辜宋本作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史記游俠傳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為人短小精悍以軀借交報仇灌夫之橫怒求地同上魏

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許灌夫

間怒罵籍福福惡兩人有郟乃謾自好謝丞相已而武

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蚡事魏其無所不

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由此大怨灌夫魏其補

橫戶孟切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集補史記游俠傳

次下同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集補史記游俠傳

意氣作威福結私交以如有逆亂之行孟補下得罪於君

立疆於世者謂之遊俠如有逆亂之行孟補下得罪於君

親者又宋本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且補難乃家財

己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

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

熱當以仁義為節文耳補仁者愛人而施之有等義者

疑於仁而實害於仁楊氏之為我疑於

義而實害於義是以孟子必辭而闢之

前在修文令曹本傳河清未待詔文林館大有山東學

士與關中太史競歷隋書百官志祕書省領著作太史

二人監候四人其歷天文漏凡十餘人紛紜累歲補累

刻視祿各有博士及生員凡十餘人紛紜累歲補累

切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同上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

書版曰牒案後世官府移文謂之牒平議吾執論曰大

治歷編訖李梵等綜校其狀遂下詔改行四分以遵於

堯熹平四年蒙公乘宗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

六

抱經堂校定本

改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  
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歷象之  
要可以晷景測之補晷古委切日景也景古影字今驗  
葛洪始加多詳見本書書證篇

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疎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  
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  
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  
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  
安有冒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為  
然有一禮官恥為此讓俗本作議苦欲留連強加攷覈補強

切覈下革切與核同機杼既薄無以測量補機杼言其曾還復採

訪訟人補復扶又切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

冬補背蒲妹切竟無子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為內史所  
迫此好名俗本有好事二字之辱也元注一本此好名好事之為也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見禮記曲禮上宇宙可臻其極情性

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俗本作止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

補之推九世祖名含已釋在治家篇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

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補案自漢以來官制有中二千石比二千石此但

不至公耳然於官品亦優矣邴曼容為官不冝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豈不更冲退哉婚姻勿貪勢

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易謙象傳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人生衣趣以覆寒露

食趣以塞飢乏耳補趣者僅足之意與孟子楊取為我之取同覆敷救切形骸之

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邪周穆王秦始皇

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不知紀極補左氏文十

猶自敗累補良偽切況士庶乎昭十二年左氏傳子革對楚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

于周繆王得驥溫驪驂騑耳之馴巡狩樂而忘歸徐

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一日千里以救亂秦始皇紀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除諡法為始皇帝治馳道築長

城作阿房宮求不死藥焚詩書阮諸生二十七年七月

崩于沙邱平臺桓譚新論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

統之規然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間大

宛有名馬攻取歷年士眾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多徵會

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常以為二十口家奴

府庫外罷天下此可謂通而蔽矣

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

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宋本有皆字

以義散之補雷與翅同不啻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

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

為黃門郎隋書百官志上門下省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已可收退當時

羈旅懼懼謗讟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補蘇浪

切見因託風雲微倖富貴且執機權夜殞坑谷朝歡卓

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補史記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

人也徙臨邛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

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富埒卓氏顏原謂顏淵原思非

抱經堂校定本

顏氏家言 卷五  
十人五人言如此  
者其人眾多也

誠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

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史記仲尼弟子

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顏回字子淵魯人顏無繇字路回之父顏幸字子柳顏高

字子驕顏祖字襄顏之僕字叔顏噲字子聲顏何字冉皆魯人案今家語止七十六人蓋脫去顏何一人索隱

於史記顏何下引家語云字稱今史記同則其為誤脫更明甚其半耳索隱明言家語與史記同則其為誤脫更明甚

今家語顏高作顏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刻顏祖作顏相

達者春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鬪夫耳定

年左氏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

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墮顏息射人中眉退

日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昭廿六年傳齊師圍成師及齊

師戰于炊鼻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

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

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又哀十一年

傳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

羽御而洩為右戰于郊右師奔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

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

之齊有顏涿聚補韓非十過篇昔田成子遊於海而樂

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

日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

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君乃釋戈趣駕而歸

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說苑正諫篇以為諫齊

景公顏涿聚作顏濁鄒他書訛者不具出趙有顏取

古今人表俱作顏濁鄒他書訛者不具出趙有顏取

元注或作聚段云取才句切上多一點是俗最字補史

記趙世家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

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

之趙忽軍破顏聚去馮唐傳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

頁氏家言 卷五 九 抱經堂校定本



魏志張既傳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竝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俊即反百今方事定

蜀且宜兩存而關之猶下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

令顏聚代之索隱聚漢末有顏良三國志袁紹傳以顏良為將軍攻劉延於音以喻反漢書作最與良戰破斬良宋有顏延之案宋書顏延之嘗領步竣傳云竣字士遜世祖踐阼以兵校尉未嘗為將軍其子憂起為右將軍以所陳多不被納頗懷怨憤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及竟陵竝處將軍之任竟以王誕為逆因此陷之於獄賜死更無事迹顛覆補方漢郎顏駟自稱好武補好呼更無事迹漢武顏駟不知何許人文帝時為郎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為郎好文而臣已老是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顏忠以黨楚王受誅後漢書楚王英傳永平十三年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廢英顏俊以據武威徒丹陽涇縣自殺坐死徙者以千數顏俊以據武威見殺未詳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

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

身手謂有勇力習武藝者故杜少陵詩云朔方健兒好身手

手或聚徒眾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補羸力仰

惟前代故實心於此補惟思也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

關不以力聞列子說符篇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

子父叔梁紇事見左氏襄十年傳偃陽人啓門諸侯之

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後遂移之孔子

此聖證也補王肅有聖證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

強補氣力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

服補微行易為姦也險服如逞弄拳擊補說文手擊也

段貫切一作腕大則陷危亾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案下

國之興亾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補漢書高帝紀運籌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盡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居承平之世俗本無居字宋本有睥睨宮闈補睥睨猶言占

察漢書竇田列傳作碎倪亦作俾睨睨睨竝同匹詣研計二切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註

誤善良補註音卦欺也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補強其兩切

橫戶盲切說始芮切不識存亾強相扶戴扶戴謂推奉案下當

以為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案下當

習五兵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注鄭司農曰戈及戟會

有弓宋本倒補正俗本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矢

便乘騎宋本倒補正俗本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騎其寄切

夫但不讀書即宋本有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補金

立言篇補衡云苟或強可與言餘人皆酒甕飯囊

養生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人生居世

觸途牽繫補陟立切詩小幼小之日既有供養之勤補

詩照切供居用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

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俗本一爾

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抱朴子金丹

神人授之金丹僊經余師鄭君以授余受之已二十餘

年矣資無儋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又云朱草喜生

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便



醴為玉學如宋本牛毛成如麟角蔣子萬機論學者如華

山之下白骨如莽華山仙人多居焉初學記引華山下

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今云白骨如莽言

其不可信也左氏哀元年傳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杜

莽莽然故曰草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

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

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

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補抱朴子極言篇養

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遠行

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

飲飲不過多不欲甚勞甚逸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

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

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忍怒以全陰

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

以定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

餘日看細字鬚髮猶黑梁書文苑傳庾於陵弟肩吾字

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孝威同被賞接

太清中侯景陷京師逃赴江陵未幾卒名醫別錄槐實

味酸鹹久服明目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水

益氣頭不白延年車前宋本作煎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元注一本

補晉書地理志魏郡鄴武受封居此案古有服杏金

丹法云出左慈除瘡盲攣跛疝痔癭瘡腫萬病皆愈

久服通靈不死云云其說妄誕杏仁性熱降氣非可久

服之藥本草經枸杞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地輔服

之堅筋骨輕身耐老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

百而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

地衣地衣者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

三

抱經堂校定本

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

宋本

齒三百下為良行之

數日即便

俗本脫

平愈今恆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

亦可脩也凡欲

宋本

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

但須精審不可輕脫

俗本作服今從宋本梁書陶宏景

之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天名金壇華陽之天乃

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

八十五隋書經籍志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陶隱居撰

有王愛州

補隋書地理志九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

腸塞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

本草松脂一名松膏久服

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係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

多為藥所誤服藥求神仙

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

莊子達生篇善養者如牧羊視其後者而

前賢所戒也

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

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餓虎殺而

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

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補又見呂氏春秋必

已篇喪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季善注文選

息浪切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

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

可以善求而得也著石崇冀服餌之徵元注一本而以

貪溺取禍

補文選石季倫思歸引序又好服食咽氣志

子崇字季倫生於齊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有謀財產

豐積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

膳窮水陸之珍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象歎曰

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閒敦曰不知餘人云何



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間哉崇有妓曰綠珠孫秀使人求之崇盡出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矯詔收崇綠珠自投樓下而死崇母兄妻皆無少長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補難

乃且切次下同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

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補浪切喪息泯軀

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

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補力呈切懣音悶侯

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

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梁書張嶷傳嶷字四

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大同中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陷宮城嶷收集士卒繕築城壘賊遣使招降之嶷斬其使為劉神茂所敗乃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為屈乃執以送景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及

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

也梁書鄱陽王恢傳恢子範以晉熙為晉州遣子嗣為

力範薨嗣猶據晉熙侯景遣任約來攻嗣出壘距之時

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

案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何賢智操

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補操七到切漢書司

馬遷傳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易以鼓切

歸心第十六補高安朱文端梓此書痛斥此篇以其崇釋而輕儒也北平黃崑圃

少宰所梓乃全文有一學者猶以為不立勸當刪去余謂昔人之書美惡皆當仍之使後人得

唐釋道宣廣宏明集十五卷梁晉安王綱菩提樹頌序云海度六舟城安四攝又十九卷蕭子顯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云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導羣盲而竝驅方六舟

而俱濟。按六舟即六波羅蜜也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文學篇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檀檀者施也二曰尸羅尸羅者持戒也三曰羸提羸提者忍辱也四曰毘梨耶毘梨耶者精

悉其所學之純駁自為審擇可耳余於釋氏之書寓目者少不能如李善之注頭陀寺碑覽者幸無尤焉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三世過去未來現在也家世歸心宋本作勿

輕慢也其閒妙旨具諸經論內典經律論各一藏謂之三藏不復於此

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補復扶又切

切宋本原夫四塵五塵剖析形有補楞嚴經我今觀此

如是識心實居身內注四塵色香味觸也五塵祇在我面

亦名五蘊心經照見五蘊皆空注五蘊者色與受想行

識也五者皆能蓋覆真性注五蘊者色與受想行

故總謂之蘊亦名五陰亦名五眾注五蘊者色與受想行

生補梁簡文帝唱導文帝釋淵廣泛般若之舟淨居深

遲迴三駕晨嚴臨有為而出頓案三駕即三乘見法華

經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六舟

未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補行下孟切豈徒七

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後漢書張純傳

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補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

之推此言得罪名教矣補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

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

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

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宋書沈約

此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補卒

切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補卒

無方為迄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

顏氏家訓 卷五 抱經堂校定本



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又按六波羅蜜亦稱六度詳見釋藏六度集經梁簡文大法頌序云出五險之聚升六度之舟

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竝釋之於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補度徒落切今人所知

莫若宋本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為陰

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列

天瑞篇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所寄廢寢食者又有

憂彼之所憂者曉之日天積氣耳處氣柰何憂崩

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

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也

處處塊柰何憂其壞說文曰實也太陽之精月闕也太

陰之精星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左精若是石不得有光

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此非確有所

歷體略云經星之體凡有六等安得云一星之徑大者

百里乎補徐整長歷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五小星三十

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一宿首尾天上一度在地二

皆在日月下屬之欲切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

不盈縮補從子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其

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補差楚宜切石既牢密烏兔

焉容春秋元命包陽數起於一或於三故日中有三足

陰之制陽補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

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

宐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

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尚書堯典正義六歷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晉書天文志天在地球外水

江河百谷從何處生補尚書洪範一五行一曰水正義

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閘漑何所到補楚辭天問東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張湛注歸墟或

誰所節度抱朴子糜氏曰潮者據朝來也汐者言夕至

漸減也補案此段見御天漢懸指那不散落爾雅釋天

亦謂之漢津分爲二水性就下何故上騰淮南子原道

道在七星南而沒水性就下何故上騰淮南子原道

莫柔弱於水上則爲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

頁氏家訓 卷五 抱經堂校定本



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為躔次方言十二躔歷行也日

月令季冬日窮于次鄭注次舍也補史記天官書角亢

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鶩參

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鶩參

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晉書天

言郡國所入宿度九詳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

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

為分野止繫中國周禮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

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疆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漢書地理志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魏地觜鶩

參之分野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韓地角亢氏之分野

趙地昂畢之分野燕地尾箕之分野齊地虛危之分野

魯地奎婁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

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吳地斗分野粵地牽牛婺女之

分野也補野胡昂為旄頭匈奴之次史記天官書昂西

火切分扶問切

胡東越彫題交趾獨弃之乎史記東越傳閩越王無諸

越王句踐之後也後漢書南蠻傳禮記稱南方曰蠻雕

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補雕題交趾禮

記王制文雕謂刻也題謂額也非惟

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

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澤或蓋

乍宣乍安晉書天文志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日蓋天二

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

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

說也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高其言天似蓋笠地似覆

頁氏家言

卷五

大

抱經堂校定本

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  
 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  
 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  
 北也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  
 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補楚辭天問筦維焉繫  
 天極焉加筦一作幹顏師古匡謬正俗幹管二音不殊  
 近代流俗音幹烏活切非也淮南天文訓東北為報德  
 之維張衡靈憲八極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  
 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  
 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  
 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劫也金剛經諸恆河所有沙數  
 華經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而鄒衍亦  
 一塵為一劫如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塵而鄒衍亦  
 有九州之談史記孟子荀卿傳鄒衍著書十餘萬言以  
 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

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  
 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  
 環其外天地之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  
 際焉騶鄒同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  
 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博物志二漢武帝時西海  
 外庫西使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  
 張弦西使乃乞以餘膠續之以口濡膠為水注斷弦兩  
 頭相連弦遂魏文不信火布魏志三少帝紀景初三年  
 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搜神記漢世西域舊獻此布  
 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  
 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及明帝立詔刊石廟  
 門之外及太學永示來世至是西域獻之於是刊滅此  
 論天下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  
 笑之不信有千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

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補祝之又猶能履火蹈刃種瓜  
 切幻音患

頁氏家訓 卷五 抱經堂校定本



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貫金石反山川移

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張湛注化人幻人也張衡西

京賦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

川流涓通涇補御覽載孔偉七引云弄幻之術因時而

作穎瓜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何況神通感應不

黃售白孩音礙儵與倏同穎耘本字

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補法

苑珠林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寶幢百由旬化淨坐涌

生妙塔釋多應注放光般若經由旬正言踰繕那此譯

云合也應也計合應爾許度量同此方驛邏也案五百

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踰繕那即此方三十里

也言古者聖王一日所行之里數也又注涅槃經云繕

那亦有大小或八俱盧舍或四俱盧舍一俱盧舍謂大

牛鳴音其聲五里昔來俱取八俱盧舍即四十里也案

兩說不同又古者天子吉行五十里師行乃三十里耳

顏氏以幻術相比況然則釋氏之說亦盡皆幻術耳而

乃篤信之何哉量呂張切幢宅江切塔亦作塢西域浮

元注維摩經是身如影從業緣見○按元注作如影從身業緣生見乃沿選本李注之誤今據釋藏維摩詰本經改正然自來校文選者自何義門而下多所釐訂惟李善所引佛書沿譌襲謬不可縷舉從

屠也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

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玉中頭陀寺碑宅生者緣業空

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

離金光明經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

緣受受緣觸觸緣愛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

古同儻差初牙切闌猶晚也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

謂報應或有差互而遲晚也

福所歸補孟切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漢書藝文志一儒家流二道家流三陰陽家流四法

農家流五名家流六墨家流七縱橫家流八雜家流九

序九流分而微言隱疏不可觀者九家而已范甯穀梁傳

贊篇項橐顏回之短折而為孔子師補淮南脩務訓作



未有為之校改者良由不翻閱釋氏諸書故也予欲檢對釋藏一一正其譌舛脫漏俾李注復還舊觀而衣食於奔走苦無寧晷未如何時得遂此願也謹附識於此

項託其短折未詳家語弟子解顏原憲伯夷之凍餒補回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補詩外傳一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栝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也史記伯夷傳義不食周粟隱盜跖莊躋之福壽補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補盜跖莊躋之福壽補下竟以壽終跖亦作蹠竝之石切補正義黨數千人橫行天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倣古號之盜蹠案莊子有盜跖華陽國志南中志南中在昔夷越之地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躋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既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畱王滇池躋楚莊王苗裔也補高誘注淮南主術訓云莊躋楚齊景威王之將軍能大為盜也躋其虐切又去遙切補桓魋之富強補齊景公有馬千駟見論語桓魋宋司馬公不能而出奔禮記檀弓上桓司馬自為石椁若引之三年而不成此足以見其富強矣補桓魋杜回切

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即為欺詭則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補淮南詮言訓君子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今為釋氏之學者大率以利誑誘人以禍恐喝人者也知道之君子庶不為所惑焉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補見莊子何由

悉責其精絜乎補絜古潔字見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說

補行下孟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切下同

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



魏書釋老志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

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

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補格猶裁也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

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補僧衣緇故謂世人為白衣山海以喻比流輩為高深也顏氏此言又顯為犯戒者解脫矣

釋四日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

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未詳豈令罄井田而

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

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宋本國賦算補漢書高帝紀

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非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大覺之本旨也僧肇曰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補阿育王經如來大覺於菩提樹

下覺諸法佛地論佛者覺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

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

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

補易蠱上九爻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補莊子有讓

顏闔莊周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

入道場補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

彥寶晚年九遵釋教宅如妙樂之世讓佞之國佛說彌

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則有自然稻米無

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補今之緇徒每豔稱極樂國

抱經堂校定本

理之所必無者祇可以誑誘貪癡惰窳之庸夫耳夫非勤身苦力而坐獲美利君子方以為懼辭而不居即信如斯言亦必非意之所樂也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

相屬補之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

魂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補索所

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補世亦有黠鬼能效人語言有

若人語其家言客死之苦求索徵須無所不鬼即為

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

作地乎補為于偽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

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

哉補昭七年左氏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

精神爽也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

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金剛

經如來有天眼者涅槃經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

補見左氏昭十二年傳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

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勤苦修德乎

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耳補為于偽一人修道濟度

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補

疑規字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

補下畱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案

孟切孟切下畱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案



當分

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肉見孟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沈氏攷證家語弟子行高柴啓

蟄不殺方長不折後漢方術傳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案今家語本弟子行作弟子解趙注後漢

書折象字伯武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

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補去羌好殺之人臨死報驗補好

呼到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

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

江陵劉氏以賣鱠羹為業後生一兒頭宋本有是鱠自

頸宋本作以下方為人耳補鱠常演切後漢書楊震傳

蛇宋本作

王克為永嘉郡守宋書州郡志永嘉太守晉有人餉羊

集賓欲燕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

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嚮

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

鳴而死補號戶刀切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宋書州郡志豫章

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地經劉敬躬亂補

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道以反內史蕭詵委郡東奔敬躬據郡進攻廬陵取豫

章妖黨遂至數萬前逼新淦柴桑二月江州刺史湘東王遣中兵曹子郢討之擒敬躬送京師斬于建康市

縣廨被焚

補廣韻廨古也

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

以牛繫剗柱

補剗初鐸切藩柱也釋名應眾經音義剗字書無此即剗字略也案開元尊勝幢作

剗屏除形像

補屏界政切

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

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

補噉徒濫切亦作啗啖同

便臥簷下稍

宋本作投

醒而覺體癢爬搔隱疹

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補玉篇痒餘兩切痛痒也又作癢同癩疹皮外小起也癩說文作癩

惡疾也

楊思達為西陽郡守

晉書地理志弋陽郡統西陽縣故弦子國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二年

復西陽郡

值侯景亂時復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

曲守視

補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所得盜者

輒截手腕

宋作擊

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

補宋書百官志下奉朝請無員亦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

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朝陟遙切請疾政切

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

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

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

淀堂練切玉篇

淺水也案今北方亭水之地皆謂之淀此幽州淀疑即今趙北口地

後病每見羣魚齧之

而死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竝由天命為子娶婦

補為



于偽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宋本蚩虺其性毒

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卻成教婦不孝己身

俗本作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譌今從宋本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

己之兒婦宋本作不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慎

不可與為鄰宋本作不何況交結乎避之哉俗本作仍

援宜遠之哉今從宋本宋本在涉務篇末

丹徒戴 準卓亭校字

江寧齊 韶敬傳覆校

### 顏氏家訓卷第五

### 顏氏家訓卷第六

#### 書證

####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為荇爾雅荇接

釋文荇音杏本亦作荇接如字說文作荇先儒解釋皆

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

補蓴亦作蓴廣韻蓴江南俗亦呼為猪蓴補政和本草

蒲秀又蓴水葵也也一名接余唐本注云南人名猪蓴堪食別本注云葉

似蓴莖澀根極長江南人多食云是猪蓴全為誤也猪

蓴與絲蓴同一種以春夏細長肥滑為絲蓴至冬或呼

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隋書經籍志毛詩箋音證十卷

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傳內音證而河北俗人多不識

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為人苻爾雅黃赤莧注今莧

菜之有赤莖者補本草圖經莧有六種有人莧赤莧白

莧紫莧馬莧五色莧入藥者人白二莧其實一也但人

莧小而白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補宋本即接禮云苦菜秀在此爾雅毛

詩傳竝以荼苦菜也補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

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又禮云苦菜秀月令

趙國毛萇案故與詁同傳張戀切

案易統通卦驗彖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

夏乃成補隋書經籍志易統通卦驗彖今中原苦菜則

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補唐本草注引

吳仁傑離騷草木有白汁花黃似菊本草白苣似蒿苣

疏引此亦有之字

寒又苦菜一名苦苣補案苦苣即苦蘆江東呼為苦苣

廣雅黃蘆也案蘆苣蘆同唐本草注顏說與桐君略同

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補爾雅葳寒漿注今酸其花

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

郭璞注爾雅隋書經籍志爾雅三卷此乃葳黃蔕也爾雅

葳黃蔕注葳草葉似酸漿花小今河北謂之龍葵古今

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食

葳一名苦蕒子有裏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裏有實

正圓如珠亦隨裏青赤唐本草注苦蕒葉極似龍葵但

龍葵子無殼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

子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

曰英苦菜當言英隋書經籍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

相呂不韋撰高誘注補此注見孟夏抱經堂校定本



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本爾雅文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竝木傍施大傳曰杕獨兒也補

古貌字宋本即作貌下竝同徐仙民音徒計反徐仙民名邈晉書在

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說文曰杕樹兒也在木部同上文

十五卷許慎撰韻集音次第之第同上文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而河北本

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駟駟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

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補乃云駟頌既美僖公牧于坰

野之事何限驛隲乎詩序駟頌僖公也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

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案唐石經初刻牝牡之牡後改放牧之牧陸德

明釋文作牡云說文同正義却作牧沈氏攷證驛隲諸本皆作驛駟獨謝本作驛隲考之字書驛牝馬也隲牡馬也顏氏方辯駟駟牡馬故博士難以何限於驛隲後又言必無驛也亦作驛也義益明白驛駟二字雖見駟頌施之於此全無余荅曰案毛傳云駟駟良馬腹幹肥意義故當從謝本

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

牧放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

補昌孕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

驛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

補案此下當有良馬二字亦非驛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

得也易曰良馬逐逐易大畜九三良馬逐逐利艱貞案釋文鄭康成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

是此書左傳云以其良馬二見宣公十二年亦精駿之稱非通

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驂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

劉芳義證乎周禮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

四之一注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段云以周官

攷之則有牲無牝之說全非補案校人職又云駑馬三

良馬之數康成注良善也則毛傳所云良馬亦祇言善

馬耳凡執駒攻特之政皆因其牝牡相雜處耳野放

牧之地亦非駕駟聘祭祀可比自當不限驂騶野風

干旄亦言良馬何必定指為牝况毛傳以良馬戎馬田

馬駑馬四種為言者意在分配駟之四章統言之則皆

得良馬之名析言之則良馬乃四種之一左傳云趙旃

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此

正善與駑之別也作傳者豈屑屑致辨於牝牡之間乎

顏氏引證亦殊未確

月令荔挺出鄭注云荔挺馬薤也補薤本作說文云

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隋書經籍志

廣雅三卷魏

博士張揖撰通俗文亦云馬蘭同上通俗文易統通卦驗

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

同上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中郎將蔡邕撰補案荔

似挺語不明據本草圖經引作荔以挺出當是也高

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

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

庭但呼為早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苒堪食

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

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善體物俗間本見此僧云

面似馬苒其伯父俗間本有劉字緜因呼為荔挺法師緜親講

禮名儒尚誤如此劉緩劉緜注

竝見卷二中

抱經堂校定本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有宋本少誤

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宋本元注詩興雨祁祁注云乃陸德明釋文中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案此語非顏氏所注

毛傳云渰陰雲兒萋萋雲行兒祁祁徐兒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足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補復扶切雲當

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段云雲自下而上雨自上而下故素問曰地氣上為

雲天氣下為雨諸書皆言興雲作雲無有言興雨者韓詩外傳呂氏春秋漢書皆作興雲祁祁興雲祁祁雨我

公田如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補案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祁祁觀箋其來不暴疾之語自指雨言金石錄及隸釋載無極山碑作興雲洪氏謂漢代言詩者自不同斯言得之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補決嫌疑定猶與禮記曲禮上文釋文與音預本亦作豫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六尺犬為

猶隋書經籍志尸子二十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補今新出尸子廣釋篇作大犬為豫五尺說文

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

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補顏師古

注漢書高后紀猶豫即同此二義史記呂后本紀作猶與索隱猶鄒音以獸切與亦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印

鼻長尾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冰而此云與兮冬涉川則與是狐類不疑不係同類故云畏四鄰也曲禮上正義說文云猶獸名獲屬與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

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虎苑虎知衝破每行以爪畫地卜食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卜曰虎卜

齊侯痲遂疔見左氏昭說文云痲二日一發之瘡疔有

熱瘡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日一發補閒紀漸加重乎

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痲瘡音皆而世閒傳本多

以痲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位征南大將軍自稱有左傳

瘡瘡令力呈切惡烏路切瘡宋作疔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

瘡瘡令力呈切惡烏路切瘡宋作疔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

患疥轉作瘡乎段云改疥為痲其說非是見陸德明釋文正義則主痲說居多

尚書曰惟景響大禹謨文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地官大司

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

多陰深尺鳩切孟子曰圖景失形補孟子外書孝經第三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

實莊子云罔兩問景補見齊物論郭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如此等字皆

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為景宋本脫謂

字淮南子呼為景柱補假真訓以鴻蒙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眡崖之際廣雅云

晷柱挂景釋天晷柱景也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傷

始加彡元注音杉案洪傳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載所撰字苑南史劉杳傳嘗引其書音於景

頁天家刊 卷六 六 抱經堂校定本



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段云惠定字說漢張平子碑即有影字不始於葛洪漢末所有之字洪亦采集成非自造也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  
隋書經籍志太公六韜五卷文

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補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陣地陣人陣柰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前一後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又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上無草木四面受敵士卒迷惑為之柰何太公曰當為雲鳥之陣案此書作陣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

字俗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  
五年補麗力知切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  
補乘實案諸陳隊

竝作陳鄭之陳  
陳隊俗本作陳字今從宋本補夫行陳

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  
補行音杭周禮地官保氏養國子以

道教之六藝五曰六書注鄭司農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許慎說文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義小學章獨阜傍作車  
隋書經籍志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諸本竝作王義之乃妄人謬改而佩觸及唐志皆從之縱復俗行  
補復扶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魏書任城王雲傳彝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常通徹豐奇之唐書藝文志王羲之小學篇一卷

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

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

為灌族亦叢聚也  
補郭注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為叢聚

之叢而古叢字似叢字近世儒生因改為叢解云木之

叢高長者  
叢聚之叢俗本作叢聚之叢案叢俗叢字而漢書息夫躬傳已有之又有叢字見東方朔

抱經堂校定本

傳師古曰古叢字也其下皆從取段氏則以為詩傳本  
是取木取與聚與叢古通用說文在冫部才句切積也  
又曰部最祖會切犯而取案眾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  
也俗作取故易與取混

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徂會反宋本有又音祖會反

傳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年十二詣豫章太守范甯受業通五經并緯候高祖踐阼為開館東郊外招集生徒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劉昌宗皆為穿鑿失爾雅

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宋本祖

訓也補劉昌宗經典釋文載之於李軌徐邈之間當是晉人有周禮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五卷其毛詩音匡謬正俗引兩條一鵲巢箋冬至加功劉周等音加為架一采繫傳山夾水曰澗劉周又音夾為類集韻又引其尚書音左傳音而隋經籍志皆不載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

此字其閒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爻詩衛風伯兮文於

旅也語儀禮鄉射禮記文回也屢空論語風風也教也詩小序及

詩傳云不戢戢也不讎讎也見小雅桑扈篇不多多也見大雅卷阿篇

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

衿青領也學子之服見鄭風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

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竝云衿交

領也郭注見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下曹注今已亾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

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

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

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本皆作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隋書經籍志注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

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南齊書王儉傳儉字仲寶

瑯邪臨沂人專心篤學手不釋卷解褐祕書郎太子舍

人超遷祕書丞上表徵求校墳籍依七略選七志四十卷

上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隋書經籍志魏氏代

漢采掇遺文臧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

經祕書監荀勗更著新簿分為四部遺書稍流江左宋元

部三曰丙部四曰丁部其後中朝遺書大凡六萬四千五

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一萬五千

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

七百謝吳補古夏侯該宋本注云一本該字下注云五

四卷謝吳迴切夏侯該代和宮傳疑本該字下注云五

案隋書經籍志漢書音二竝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

卷夏侯詠撰作詠為是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研而

精六經尤善書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為勸學從事而

李蜀書一名漢之書隋書經籍志漢之云姓范名長生

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俗本無渡江後北閒傳記皆名

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宋本有

禮王制云羸股肱補羸力鄭注云謂搏衣出其臂脛補

定今書皆作環甲之環國子博士蕭該云補隋書儒林

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

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竝通大義尤精

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

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

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環當作搏音宣環是穿

著之名非出臂之義補著張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

非也字林已見前段云搏說文只作漢書田官賀上俗本官作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

按魯語臧文仲  
聞柳下季之言  
使書以為三筴  
莊子駢拇篇問  
臧奚事則挾筴  
讀書管子海王  
篇海王之國謹  
正鹽筴皆為簡  
策之策

按史記封禪書  
使博士諸生刺  
六經中作王制  
索隱曰小顏云  
刺作刺謂采取  
之也又毛詩魏  
風葛屨篇是以  
為刺魯詩作刺  
見顧炎武石經  
考

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  
梁書劉顯傳顯字嗣芳沛國相人博涉多通顯有三子  
莠荏臻臻早著名隋書文學劉臻傳臻字宣摯梁元帝  
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入周冢宰宇文護班史呼為  
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田冑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  
雌黃改宵為冑元帝無以難之補難乃旦切吾至江北見本  
為冑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俗本蛙下同聲餘分閏位蓋謂  
非予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  
云王莽非直鳶鶻虎視而俗本無復紫色蠅聲亦為誤  
矣此條已見前勉學篇鳶鶻虎視此視彼作鴟目虎吻與漢書合

簡策字竹下施束元注七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書斷

竹下遂為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段云  
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始為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  
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員而為隸書三千字奏  
之始皇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  
成乃用隸字以為吏人佐書務趨便捷故曰隸書亦有

挾訓著字林作筴則徐仙民春秋禮音隋書經籍志春  
秋左氏傳音三  
卷禮記音三遂以筴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史記

又作悉字誤而為述作妬字誤而為妬裴俗本脫宋本  
作裴亦誤段

則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家語弟子解  
子夏反衛見

抱經堂校定本



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  
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抱朴子遐覽篇諺曰書  
三寫魚成  
魯帝成虎

張揖云處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處今伏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義案諸

經史緯候遂無宓義之號處字從虎元注宓字從山元注

音綿下俱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處為宓而帝王世紀因

誤更立名耳帝王世紀即皇甫謐所著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賤

為單父宰補單父音善甫即處義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

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

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

誤以為宓較可知矣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

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

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見蘇秦傳此是刪戰國策

耳見韓策案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

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隋書經籍志戰國策論一卷漢京兆尹延

篤撰補案口後韻協秦正以牛後鄙語激發韓王安得如延篤所言乎且雞尸之語別無他證奈何信之

應劭宋本風俗通同上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云

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係匿作於宋子史記

刺客傳集解徐廣曰宋子縣名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

宋本作間其家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

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補潘賦  
儻徐爰注有伎藝而欲逞曰伎儻音養李善注引今史  
風俗通作伎養不能母出言養與儻同母與無同  
 記竝作徘徊宋本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  
 寫誤耳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

史記黥布傳布六人也姓英氏背楚歸漢立為淮南王  
 信越誅布大恐陰聚兵候伺郡警急所幸姬疾請就  
 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自以為侍中乃厚餽遺  
 從姬飲醫家姬侍王譽赫長者具說狀王疑其與亂欲  
 捕赫赫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漢繫赫使案驗布  
 布族赫家發兵反上自將擊布布數戰不利走江南長  
 沙王使人給布之番陽番陽人殺之遂滅黥布補今史  
 記作禍之興自愛姬殖妬媚生患竟以滅國如本字亦  
 通作妬

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傳云孝

后女弟趙昭儀姊妹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帝暴崩皇  
 太后詔大司馬莽與御史丞相廷尉問發病狀昭儀自  
 殺哀帝即位尊皇后為太皇太后司隸解光奏言趙氏殺  
 後宮所產諸子請事窮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  
 力遂不竟其就其園自殺案所引是議郎耿育疏中語  
 又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案所引是議郎耿育疏中語  
 今本漢書仍作媚史記此二媚竝當作媚媚亦妬也義  
 黥布傳索隱引作媚史記此二媚竝當作媚媚亦妬也義  
 見禮記三蒼補禮記大學索隱郭璞注三蒼云媚也史  
 妬也又云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世家常  
 妬女為媚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世家常  
 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王有所不愛姬生  
 長男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  
 憲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  
 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  
 王雅不以稅為人數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  
 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  
 及薨六日出舍及勃私姦等事有司請廢王充論衡云  
 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王充論衡云  
 抱經堂校定本



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補論死篇妬夫媚妻同室益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

知媚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賁元注音肥赫耳不得

言媚沈氏攷證說文媚夫妒婦也蓋可明顏氏之說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

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開皇隋文長帝年號

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

乃詔丞相狀縮灑度量刪元注音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

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灑度量盡

始皇帝為之皆沈氏空一格刻辭焉今襲號而本作所刻辭

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沈氏改如後嗣為之者不稱

成功盛德刻此詔口沈氏不空左使母疑凡五十八字一字

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沈氏攷證蜀有秦權二

以考顏氏之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

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灑度量刪不壹歎疑者

皆明壹之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

一字蓋誤以廿字為二十字明壹之顏氏誤作壹明之

義未安當從篆本剔古則字謝本音制非壹古壹字元

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灑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

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

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母疑凡六十字

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

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

作所字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文世注

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世字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

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

自有異同故仍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

顏氏家訓 卷六 三 抱經堂校定本

補案今家訓亦作明壺之當是後人所改正海鹽張燕昌芒堂云鄭夾漈以石鼓文殿字與秦權殿字同遂疑石鼓文為秦制則秦權似當作殿文詔案顏所見是世字與世形近故誤作世必非殿字或鄭所見之權又不同其書兼為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俗本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月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隋書李德林傳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除中書侍郎齊主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高祖受顧命為丞相府屬登阼之日授內史令

漢書云中外禔福

見司馬相如傳

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

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多誤

下云恐為誤則此處誤字衍

從手屬文者對耦竝為提挈之意恐為

誤也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

代禁荅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

今書作糾乃正字注同

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

宋本注一本無猶割也三字案本注元有李登云

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警也

段云此蓋出古今字詰謂省今字作省

然則

小井所領二反竝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警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

漢上當有後字補在永平九年

按桓帝加

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

補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

加元服賜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四姓見下皇后紀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父訓護



羌校尉順烈梁皇后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

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

故須立學耳同上樊宏傳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世祖

人父昌仕郡功曹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或以

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

也禮記曲禮下庶方小侯天子之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鰓音善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俗

之學士因謂之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案魏武食制

引之而隋唐志皆不載唐志有趙武四時食法一卷非此書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

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三丈郭注鱣大魚似鰓而短鼻

鱣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安有鸛雀能勝一者補勝音升況三乎

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鰓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

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虵鰓卿大夫服之象也後漢書楊

震傳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

命數十年後有冠雀銜三鰓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

進曰虵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

自此升矣注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鰓字古通長不過三

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然續漢書隋書經籍志續漢書

案都講高第弟子之稱也續漢書八十三卷晉祕書監

彪撰及搜神記同上搜神記三亦說此事皆作鰓字孫

卿云魚鼈鰓及韓非說苑同上韓非子二十卷韓公

向撰補荀子富國篇鼈鰓魚鼈鰓以別一而成羣韓

非說林下鱣似蛇人見蛇則驚駭漁者持鱣說苑說叢

抱經堂校定本

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晷為天水郡守

隋書地理志天水郡統

書郡國志涼州漢陽郡劉昭注武

涼州為之歌曰寧見

乳虎穴不入冀府寺

酷吏傳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

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為喻釋名寺嗣

也官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補案諸本皆作曄城寺

譌今據本傳改其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

府君安可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

再遭值

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

虎穴安得虎子

後漢書班超傳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

召問侍胡曰匈奴使來今安在胡具服其狀超乃會其

吏士三十六人激怒之官屬皆曰今在危亾之地死生

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

夜以火劫虜必大震怖可盡殄也

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

方術傳楊由字哀侯成都

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

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章懷注哺當作肺

此是削札贖

之柿耳

補柿說文作柿切案今人皆作柿說文以為赤實

果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

左氏襄

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晉楚皆許之既盟請

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天生五材民竝用

之聖人以與亂人以廢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

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

厭之甚也削而

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贖

投之左師辭邑

已見前卷補童宋本作童是從之

蘇竟書云昔以摩

研編削之才

後漢書蘇竟傳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建

武五年拜侍中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

抱經堂校定本



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與龔書曉之曰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遠云云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泝泝毛傳云

泝泝柿貌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宋本有字字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

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隋書經籍

志風角要占十二卷餘不勝舉

三輔決錄云同上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擊虞注前隊大夫范仲公

鹽豉蒜果其一箇果當作魏顥之顥魏顥晉大夫見宣十五年左氏傳

北土通呼物一出音塊改為一顆蒜顥是俗間常語耳故

陳思王鷄雀賦曰說文鷄擊鳥也補此頭如果蒜目似

擘椒沈氏攷證諸本皆作雀鷄賦又云蒜果者非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璫

璫眼中淚出珠子補玉篇烏火切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

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顥學士相承讀為裏結之

裏言鹽與蒜其一苞裏俗本作共苞一裏內箇中耳正史削繁

隋書經籍志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音義又音蒜顥為苦戈反皆失

也補今人言顥俱從苦戈切又言蒜蒲疑上也符字當為苻苻有蒲音左傳苻苻是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是何字也余

應之曰意為劫即是敝倦之敝耳元注要用字苑云敝音九偽反字亦見廣

雅及陳思王集也魏志蔣濟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

抱經堂校本

而年穀飢儉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民數不過漢時  
一大郡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  
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為國用補  
皴集韻作敝要用字苑即葛洪之書宋本注內作敝又  
廣雅上有廣蒼無也字張揖呂忱竝云支傍作刀劒之刀亦是劓

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劓字終當音  
九偽反

晉中興書隋書經籍志七十八卷起東太山羊曼常類

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為齎伯晉書羊曼傳曼字祖

溫嶠等同志友善竝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雷阮放

為宏伯高平郝鑿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

卞壺為裁伯陳雷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

更委伯而曼為齎伯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其後

史疇以太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

而曼弟聃字彭祖以狠戾此字皆俗本無音訓梁孝元  
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作更

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嚙羹之嚙

補禮記曲禮上母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

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梁書張緬傳纘字伯緒緬第三弟

侍中中衛將軍開府也為岳陽王詵所害元帝承制贈

儀同三司謚簡憲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

當時耆老相傳俗間又有齎齎語宋本齎齎之下語字

今本改作小字各本無補段云音沓語謂音沓語之沓

也文昭案段氏之說古誠有之顏氏却無此文法且方

辨齎伯之音何必於俗間之語耳宋本不當從蓋無所不

乎此本謂俗間有齎齎之語耳宋本不當從蓋無所不

施宋本作無所不容之意也補案今謂多言者為佗佗

言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諧諧然而佛與顏氏所解不

同顏氏自謂當時人語意如此必不誤也今人堆物亦



云沓沓與無所不容意頗近之若無顧野王玉篇隋書經籍所不施與孟子所言似亦相近也唐書經籍志三十一卷陳左將軍顧野王撰誤為黑傍沓顧

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曰重邊吾所見數本竝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

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補尺

證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樂府清調曲相逢行相逢俠路

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

使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尊酒作

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

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

行音聲何噓噓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

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絃方未央案

又一首長安有狹邪行末云丈人且徐徐調絃詎未央

補案詎未央必本訓為豈豈未央則是已過中矣不與

作未遽央若詎之訓為豈豈未央則是已過中矣不與

詩意大相左乎詩小雅庭燎曰夜未央箋云夜未央猶

言夜未渠央也詩意本此若巨字亦可讀為渠漢書高

帝紀項伯告羽曰沛公先破關中公巨能入乎服虔

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案服氏之解最妙言公豈能

入乎乃顏師古轉以服說為非而讀巨為詎言公豈能

入乎語索然矣與改詩為詎未央者其見解正相似耳

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

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亾丈人又

疑丈當作大北閒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句丈之與大

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竝耦己之

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補宋南平王鑠

抱經堂校定本

始仿樂府之後六句作三婦豔詩猶未甚猥褻也梁昭  
明太子沈約俱有良人且高臥之句王筠劉孝綽尚稱  
丈人吳均則云佳人至陳後主乃有十一首之多如小  
婦正橫陳含嬌情未吐等句正顏氏所謂鄭衛之辭也  
張正見亦然皆大失本指  
梁元帝纂要楚歌曰豔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

吹屣屨補余染余之二切今日富貴忘我為樂府解題引風俗

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  
歌者三問之乃其故妻還為夫婦也此所舉乃其首章

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隋書經籍志月令

邕郎將蔡邕撰曰鍵關牡也宋本又有所以止扉宋本有也或

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

作屣宋本有屣字衍同上聲類又或作居玉篇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

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予以前全不解

反語補反與翻下同通俗反音甚會俗本作近俗阮孝緒又

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段云

一名虔見李晉中經簿已見及七志隋書經籍志王儉

善文選注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

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竝無其目竟

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

訓同上梁有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補

扶又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

頁氏家言 卷六 抱經堂校定本



按海內經云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海內東經云潢水出桂陽西北山諸暨當為餘暨海內東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風俗通逸文曰光武車駕徙都

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盪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粹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炳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煙滅矣

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國秦郡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桂陽

郡高帝置會稽郡秦置有諸暨縣荅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

滅學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

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董卓焚書卓傳遷天

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董卓焚書卓傳遷天

子西都長安悉燒宗廟官府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

居家二百里內無復了遺本草神農所述八卷又四卷雷公集注而有豫章朱崖

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漢書地理志

置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縣五有朱盧續志作朱崖

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趙國常山郡高帝置秦

山郡高帝置縣二十四有奉高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

置齊郡縣十二有臨淄師尚父所封左馮翊故秦內史

武帝太初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唐陸德明經典釋

元年更改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而云張

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仲尼既告老去位

仲孝友月小雅六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春秋哀公

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注仲尼既告老去位世本左丘

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世本左丘

明所書元注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漢書藝文志世

夫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晉書東

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

竹書數十車有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史

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上會稽祭蒼頡篇李斯所造

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補陽湖



按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文學篇引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此佛經故換得七十二可以多聞博識者遊觀焉又釋藏冠字唐釋法琳破邪論云前漢成帝時

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以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

定作殘滅以顏氏為非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補今所傳本七十一人贊無出佛經之語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隋書經籍志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終於趙悼后補趙悼后趙悼襄王之也史記趙世家集解徐廣引列女傳曰邯鄲之倡而傳有更始韓夫人後漢書劉聖公傳聖公為更始將軍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明德馬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列女傳所載略同

或問曰東宮舊事隋書經籍志東宮舊事十卷何以呼鴟尾為祠尾同產姊也恭懷后生和帝竇后欲專恣乃誣陷梁氏後竇后崩媼從民間上書訟焉皆由後人所屨非本文也沈氏攷證說文屨羊相廁或問曰東宮舊事答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字俗本脫呼紺為禁故以系傍作禁代紺字補說文系讀若覲莫字呼蓋為竹簡反故以木傍作展各本有代蓋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宋本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為鑲字木傍作鬼為魁字俗本魁作槐案說文槐從木鬼聲則是正體當如此宋本作魁魁方是誤故定從宋本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髻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窻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案



者蓋始皇時人  
閣藏書也尋道  
安所載十二賢  
者亦在七十四  
人之數今列仙  
傳見有七十二  
人據上二書則  
列仙傳人數當  
有七十二而今  
本止得七十又  
其贊中無出佛  
經之語蓋係後  
人据撫類書而

成故多所刊削  
竄改非復劉向  
之原書更非復  
顏所見之舊本  
矣

說文云若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

沈氏攷證說文若牛藻也從艸

君聲讀若威渠隕切與顏氏所引不同未詳補隋書經籍志說文音隱四卷宋本此書音隱下有疑是隈字四

字此不知音隱是書名誤認爲若字作音耳沈氏攷證亦但疑渠隕與塢瑰有異則此當又在沈之後校者所

加非出沈氏今故刪去至渠隕切乃徐鉉等所即陸機

宋本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

作機機撰補經典釋文序錄陸璣字元恪吳太子庶子烏

程令案諸書多有作陸機者無妨二人同名顏氏所引

語在詩召南于蓬茸生句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

以采藻句下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

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若威音亦一聲之轉

又寸斲五色絲橫著線股閒繩之略切以象若草用

以飾物卽名爲若於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若以飾緄帶

張敞因造糸旁畏耳宐作隈補系別本訛絲宋本作糸亦訛今改正末云宐作隈

隈字似當作著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補柏人漢縣晉以前皆屬趙國隋書

地理志改爲惟闕駟十三州志隋書經籍志十卷以爲舜納于

大麓卽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

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

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竝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宋本作

嘗爲趙州佐通典趙國後魏爲趙郡明帝兼置殷州北齊改殷州爲趙州共太原王

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

令徐整所立銘曰山補舊本並作土有巘俗本作務

本無山字段云當作嵒案隋地王喬所仙列仙傳王子

理志作巘嶓山然正字當作嵒方知此巘嵒山也嵒諸本皆

今案文巘字遂無所出嵒字依諸字書字俗本訛子即

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亾付反補詩旄邱釋文字

音毛山部又有嵒字亦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

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

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補五更古衡切下更古

古衡切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補

選陸佐公新刻漏銘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李善注引衛  
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  
甲夜乙夜丙夜又云鼓句或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  
丁夜戊夜也可省

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

云衛以嚴更之署西都賦班固作薛綜注西所以爾者

假令正月建寅補令力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

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補復扶又

金初宜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

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補朮

切薊古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為筋肉之

頁氏家訓 卷六 抱經堂校定本



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補筋居勤切本草枸杞一名地骨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

郭皆諱秃

此語今逸當是前代人

二字宋本作世

有姓郭而病秃者

滑稽戲調

補徒弔切宋本誤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秃

倒作調戲今不從

猶文康象庾亮耳

補段安節樂府雜錄傀儡子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為冒頓所圍陳

平造木偶人舞於陣間冒頓妻闕氏謂是生人慮下其

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後樂家翻為戲其引歌舞有

郭郎者髮正秃善優笑闕里呼為郭郎凡戲場必在俳

兒之首也沈氏攷證晉書亮本傳諡文康案文康亦當

時樂曲名冒頓音墨突闕氏音烟支宋本連下不分段今從俗問本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隋書百官志後齊制上上州刺史有

外兵騎兵長流城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

局刑獄等參軍事

于長流之山元注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畱補西於祀

為秋元注此說案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

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

所居為嘉名焉補晉書職官志縣有獄小史獄

客有難主人曰補難乃今之經典子皆為非說文所言

宋本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

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

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補六文即六書

說文序錄周禮八歲入小學係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

日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日象形畫成

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日形聲以事為名取譬相

成江河是也四日會意比類合證以見指搗武信是也

頁天家川 卷六 壹 抱經堂校定本

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又曰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凡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為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冥化窮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

先儒尙得改俗本作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補鄭康成

注易苞蒙苞當作彪苞荒荒當作康枯楊之枯讀為无姑皆甲宅之皆讀為倦解其於三禮或從古文或從今

文杜子春二鄭於周禮亦時以必如左傳止戈為武

意屬讀此所謂改文從意者也

十二年傳楚重至於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

爾所知也夫反正為乏

亂則妖災生故皿蟲為蠱

文反正為乏

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三皆亥有二首六身之類

同物也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吏走問諸朝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後

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

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

俗本分段今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

從宋本連

貉其抵之獸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求其書而相如已死其妻

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書言

封禪事注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

廚以供祭祀服虔曰犧牲也貉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



從之史記則作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

之勞是也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三年正月詔曰往年已

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而說文云導諸本作導

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

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

強為此語補強其則下句當云麟雙觔其抵之獸不得

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

憑信補案導是禾名亦有擇義凡一字而兼數義者說

者多矣豈大抵服其為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

爭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

一畫有何意焉案下當分段

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

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耳互同

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

為專輒耳考核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

兩字非體三蒼尼苟益丘說文尸下施几諸本皆作居

改正補說文尸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如此

之類何由可從補顏氏此言洵通人之論也庸俗之人

依傍小篆盡改世閒傳授古書徒然駭俗益為不學者

碑版流傳之字亦多互異何可使之盡遵說文晉魏已

降鄙俗尤多若盡改之凡經昔人所指摘者轉成虛語

抱經堂校定本

按後魏弔殷比  
干墓文揖作揖  
所謂下無耳者  
也考顧炎武金  
石文字記所載  
諸碑別體字如  
絹作絹葺作膏  
之類甚多不獨  
揖字為然又考  
骨為胥之別體

乃更有胥誤為  
音者如壻作揖  
楮作揖之類輾  
轉謔謔即音之  
一字已不可致  
詰  
按此非正作翟  
字如後魏弔殷  
比干墓文奮作  
奮曹娥碑奪作  
奪皆從翟之破  
體耳  
按太公呂望碑

矣故頃來所梓書非  
甚謬者不輕改也  
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閒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  
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龜鼉從龜奮奪從  
翟元注胡官反案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  
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皋分澤片補家語  
望其壙畢如也荀子士略獵化為獾元注音葛獸名出  
篇作皋如也如此尚多  
曷非補賈誼書勢卑篇不獾猛獸而寵變成寵元注寵  
獨田矣所獨得毋小是以獨為獵也  
反孔也故从穴補從穴者窟寵  
字五經文字音籠今兩音俱有業左益片諸本作益土  
當本是片字業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單  
俗作牒見廣韻  
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補治直吾

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  
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  
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  
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補今常行文字如中間從日  
從兩點去十橋柿從市之類  
亦難違俗也案下當分段  
案彌互字從二閒舟詩云互之秬秬是也大雅生民之  
切本今之隸書轉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  
二閒為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  
二在天下為酉補春秋說詩說皆緯書也今多不傳德  
皆非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後漢書光武帝紀論王  
本諛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



巫字作巫而諸  
碑中經字旁多  
有作至者巫與  
至相似至與巫  
亦相似故以為  
混也

御覽九百六十  
五東方朔別傳  
曰武帝時上林  
獻棗上以所持  
杖擊未央前殿  
楹呼朔曰叱叱  
先生來來先生  
知此筐中何等  
物也朔曰上林  
獻棗四十九枚  
上曰何以知之  
朔曰呼朔者工  
也以杖擊楹兩

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補  
案真字說文从匕乃變化字从目从匕音偃八所乘載  
也貨字下從貝新論以金昆為銀補桓譚新論今不傳  
與真字不同昆吾非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補志薛綜傳綜下何  
銀也補復說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  
也補天子之都補案吳字下從矢阻力切說文傾晉書以黃  
頭也今以為天謬矣惜張奉不能舉而正之  
頭小兒為恭補宋書五行志王恭在京口民閒忽云黃頭  
頭小兒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  
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者言焉補案恭字上從其下從心  
黃字本作黃說文从田从茨茨古文光今以恭為黃頭  
小人非字義又案宋志忽云當作忽謠云脫一謠字  
宋書以召刀為劔補諸書多作劔譌案文義當作劔宋書  
與王濬素佞事劔與劔並多過失使女巫嚴道育為巫  
蠱上大怒搜討不獲謂劔濬已當斥遣道育而猶與往

來惆悵愧駭欲廢劔賜濬死濬母潘淑妃以告濬濬馳  
報劔劔與腹心張超之等數十人及齋閣拔刃徑上超  
之手行弑逆劔即偽位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  
方鎮竝舉義兵劔濬及其子竝梟首暴尸其餘同逆皆  
伏誅補南史文帝諒闇中生劔初命之曰劔在文為劔  
後惡焉改刀為力補案召劔作刀只有劔字廣雅斷也  
音貂必不以力為力補蓋本是劔字從刀子結切高也而  
隸書之刀文頗近刀故改從力以易之應劭王劔亦本  
從刀今多有刀旁者從刀訓高從力訓勉兩字皆說  
文所有而當時以刀為刀故顏氏以為謬爾今南史亦  
皆參同契以人負告為造補其姓名末云柯葉萎黃失  
誤華榮吉人乘負安穩長生四句合成造如此之類蓋  
字今顏氏云人負告豈人負吉之訛歟  
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補二字轉貢字為  
項以叱為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  
詩賦補音潘岳離合詩云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  
音應律呂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弗



木兩木林也來者棗也叱叱四十九枚上大笑賜帛十疋按拭卜與破字經當係兩種不連讀也段云拭乃拭字之訛漢書王莽傳內有此字本亦作式鯤按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基索隱曰按式即

拭也又宋書蔡鄆子興宗傳為鄆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中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據此則式卜乃自為一術明矣其破字經段以

舉害咎謂消吉德流普谿谷可安奚作棟宇媽然以憲馬懼外侮熙神委命己求多祐嘆彼季末口出擇語誰能默誠言喪厥所壘蔽之諺龍潛巖阻豈義宗亂少長失敘乃思楊容姬難堪六字陸詩未見拭卜破字經沈氏攷證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訣一卷又有式卜者所用之盤楓天棗地漢書王莽傳內有此字本亦作式漢書藝文志有羨門式法破字即今之垢字也及鮑昭謎字宋鮑照集字謎三首云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二八飛泉仰流乃井字頭如刀尾如鈎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乃龜字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乃土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補語牛倨切賈誼傳云日中必慧注慧暴

也會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與卒然便吳耳此釋為當乎補卒與倨同當丁浪切吾謂邢曰此語本出

太公六韜漢書注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蕤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此即六韜文蕤音衛

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吳縣許仁綬文若校字

錢塘桑庭樗典林覆校

顏氏家訓卷第六

顏氏家訓

卷六

序

抱經堂校定本



為即今之圻字也當考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顏氏家訓卷第七

音辭

雜藝

終制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

宋本作標从齊言之傳春秋公羊隱五年傳公易為遠

而急由口授也又桓六年正月寔來傳易為謂之寔來

謂之化齊人語也詳見困學紀聞七離騷目楚辭之

經史記屈原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案逸說非是經字乃後人所此蓋

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俗本大備隋書

志揚子方言十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

也宋本無速鄭予注六經後漢書鄭元傳元字康成北

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等凡百餘萬言禮記高

誘解呂覽淮南卷淮南子二十一卷竝高誘注許慎造

說文劉熹製釋名補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

法八卷釋名八卷直齋書錄解題稱漢徵士北海劉熙

成國撰此書作劉熹文選注引李登聲類熹與熙同世

說新語言語篇王坦之合伏滔習鑿齒論青楚人物注

滔集載其論略青士有才德者後漢時有劉成國又後

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時有劉成國又後

陽人撰釋名三十篇數不同非此書也始有警況假

借以證音字耳補此不可勝舉聊引一二以見意鄭注

摧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明星哲晉初爻

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

鄉飲酒禮疑讀為仡然從於趙盾之仡禮記檀弓居讀

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

公篇醇讀車箠之箠功名篇茹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

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

許慎說文是讀若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取讀若鏗

鏘之鏗劉熙釋名皆以音聲相近者為釋熙有孟子注

七卷今不傳文選注引獻猶軒軒軒在物上之稱而古語

也又糟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亦是譬況假借而古語

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本

作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表補史記王子侯

內言雅釋獸釋文猓晉灼音內言猓節侯起晉灼云猓音內言鷓鴣爾

宣八年公羊傳云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亦可

推其意矣又莊廿八年公羊傳春秋伐者為主伐者為

客何休於上句注云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於下句

云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皆齊人語也高誘注呂氏

春秋慎行論鬪也讀近鴻緩氣言之又注淮南本經

訓蛩兗州謂之騰騰讀近殆緩氣言之此所謂徐言也

抱經堂校本



盧云魏志王肅  
傳稱樂安孫叔  
然以名與晉武  
帝同故稱其字  
陸德明釋亦云  
炎字叔然唯此  
作叔言案莊子  
大言炎炎義亦  
可通或炎有兩  
字亦未可定

又注地形訓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余謂如  
詩大雅文王豈不顯豈不時但言不顯不時公羊隱元  
年傳注不如即如亦是其比讀若之例說文為多他若  
鄭康成注易乾文言謙讀如羣公謙之謙高誘注淮南  
原道訓抗讀扣耳之扣類皆難解又劉熙釋名天豫司  
竟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風  
屑推氣言之風放也古人之風汜也青徐開口開  
創爾雅音義隋書經籍志爾雅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音翻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  
異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自茲厥  
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  
莊子齊物論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  
地一指也萬  
物一指也馬也  
其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為之

折衷推

各本作權譌今從宋本

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補覈側

陟仲切推古岳切又音確金陵今江南江寧府吳東晉宋齊梁陳咸都之洛下今之河南河南府東周後漢北魏咸都之故其音近正與鄉曲殊也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

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鈍

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

補淮南地形訓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切韻序吳楚則時

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鉞五禾切說文圍也然冠冕君子

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

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

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

則南人以錢為涎

段云錢昨先切在一先涎夕連切在二仙分斂侈

以石為射

段云石常隻切射食亦切以賤為羨段云賤才線切羨似面切同在三十

三線而以是為舐段云是承紙切舐神紙北人以庶為

戌段云庶在九御戌在以如為儒段云如在九魚人諸

以紫為姊段云紫將此切在四紙姊將几以洽為狎段

洽侯夾切入韻第三十一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

狎胡甲切入韻第三十二北齊書崔悽傳子瞻字彥通

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聰朗強學所與周旋皆一時

名望叔子約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

司空祭酒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

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隋書經籍志修續音韻決

四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同上韻略一吾家兒女宋

卷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同上韻略一吾家兒女宋

女作子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己罪矣補

廢說文作替云云為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

知也案下當

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

稗為逋賣段云案廣韻稗傍卦切與逋賣音異一說曹

韻也反娃為於乖段云娃於佳切在十三佳戰國策音

列為免段云國策音當在高誘注穆天子傳音諫為閒

穆天子傳三道里悠遠山川間之郭注閒音諫段云案

顏語知本作山川諫之郭讀諫為閒用漢人易字之例

而後義可通也後人援注以改正文又援正文以改注

引說文音戛為棘讀皿為猛皆見字林音看為口甘反



韻書以邯入寒韻徐鉉所引唐韻已如此其誤正同  
音伸為辛段云此蓋因古書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

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段云今廣韻本於唐韻唐韻本

推同撰集然則顏氏所執略同今廣韻今廣韻成在十

四清仍在十六蒸別為二韻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

亦別為二韻而呂靜韻集成仍為一韻宏登為一韻故

曰合成兩韻今廣韻為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

昔而韻集為奇別為二韻益石別為二韻故曰分作四

章皆與顏說不合故以為不可依信今案宏登為一韻

與古音合此韻集李登聲類以系音羿補案廣韻系古

之勝於顏陸輩也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段云廣韻乘食

而音微有別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陵切音同繩承

署陵切音同丞今江浙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

人多與劉昌宗音合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邁左傳音切椽為

徒緣隋書經籍志毛詩音二卷春秋左傳音三卷並徐

徒緣邈撰段云驟字今廣韻在四十九宥鋤祐切依仙

民在邁反則當入五十侯與陸顏不合廣韻椽直擊切

仙民音亦與陸顏不合然仙民所音皆與古音合契而

釋文亦俱不取之驟但載助救不可依信亦為眾矣今

仕救二反此皆非知仙民者也

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譌僻乎通俗文

曰入室求日句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

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段云搜所鳩反兄許

則兄當為所榮反而不諧協顏時北俗兄字所榮反南

俗呼許榮反顏謂兄侯則在侯韻合今人語而法言改入

用也又案搜反兄侯則在侯韻合今人語而法言改入

尤韻當時音與服異也入室求日與法言合黃門撫之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連文併引璵璠魯之寶玉左定五年傳季平子卒陽虎

蓋與下句璵璠魯之寶玉左定五年傳季平子卒陽虎

所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

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

補廣韻璠附袁切藩甫煩切奇渠羈切祇巨支切岐與同紐亦

巨支切俗聞俱讀岐為奇與顏氏合

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

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

案下當分段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

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

呂氏春秋重言篇齊桓公

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諛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子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子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

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君喏而不唞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柘杵本作蹠蹠訛從說苑權謀篇改補廣韻舉莒俱居許切在八語矩俱兩切在九虞故云不同呼案下當分段

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

補竝如字讀人心有所去

取去取謂之好惡

元注上呼號下鳥故反

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

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

元注呼號反

生惡元注於谷反殺是為一

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補顧氏炎武音論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余考

惡字如楚辭離騷有日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已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終古又曰何所獨無芳艸兮爾何懷乎故字時幽昧以眩矐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漢趙幽王友歌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會不寤此皆美惡之惡而讀去聲漢劉歆



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今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偽以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讀入聲乃知去入之別不過發言輕重之聞而非有此疆爾界之分也案顧甫者男子之美稱補尺氏此言極是但不可施於今耳

證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切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元注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補案太公望號師尚父乃師之尚之父之亦當依字讀

案諸字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見詩小雅白駒篇焉用佞焉得仁見論語之類是也

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見易坤文

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見論語託始焉爾隱二年公羊傳文晉鄭

焉依隱六年左傳文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補彼列切昭然

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案下當分段

邪者元注音耶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

有罪於鬼神邪見左昭廿六年傳第二句不作邪本莊文是故及此也亦可通邪說在下

子云天邪地邪補案當作父邪母邪見大宗師篇漢書云是邪非邪武帝

李夫人歌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為也亦為誤矣補案見外戚傳如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荀子正名篇其求

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其易之門邪此又為物也養生也粥壽也皆作邪字用當由互讀故得相通

顏氏家訓 卷七 抱經堂校定本

未定乎答曰何為不爾上先標問下乃列德以折之耳  
案下當分段

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  
破人軍曰敗元注補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

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穿鑿耳  
補左氏哀元年傳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案釋文無音知本不異讀也

古人云膏梁難整補晉語七悼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正  
使果敢者諗之以其為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

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係傳外無良俗本作賢師友  
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成颺段

元帝答之云颺異涼風說文颺涼風也段非干木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廣韻

引風俗通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  
以段為氏

吳八遂成司隸春秋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  
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通典荆州宋分置荆州司州郢

州雍州湘州其司州領郡四永州蓋其所隸非謂漢之  
也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

戒案下當分段

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為僻也廣韻

功與公工比俗本作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織補廣韻暹

廉切不知名琨自稱為袞名洸自稱為汪名勣元注自  
顏讀何音稱為獨元注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段云狼狽即狼  
跋李善西征賦  
注云文字集略  
曰狼狽猶狼跋  
也孔叢子曰吾  
效狼狽見聖人  
之志孔叢子所  
云謂狼跋之詩  
也跋踞古通用  
踞又謂狼西陽  
雜俎乃言狼狽  
二獸如蛭蛭之  
與蠶迷誤日甚  
矣

蓋謂同音之  
字難避也

雜藝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

補真書即隸書今謂之楷書晉書  
衛瓘傳子恆善草隸書為四體書

勢云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云漢  
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案真草之語見魏武選舉  
令及蔡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補漢書游俠  
傳陳遵贍於

文辭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承  
藏也音邱呂反又音舉案今人多作奔字疏所助切承  
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補狼狽獸名皆不  
善於行者故以喻

人造次之中書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  
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補分謂  
天分扶

問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

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世說巧藝篇韋  
仲將能書魏明

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  
兒孫勿復學書劉孝標注文章敘錄韋誕字仲將京兆

杜陵人以光祿大夫卒衛恆四體書勢云誕善楷書魏  
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輓  
轡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  
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案下當從諸本別為段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但知其書翻以能自

蔽也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及長辯贍  
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  
高有遠識此以風流蕭散目之亦淺甚矣蕭子雲每歎

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切肱義自謂可觀唯以

筆迹得名亦異事也案梁書蕭子恪傳子恪第八弟子  
顯著齊書六十卷又云子雲字景

喬子恪第九弟也善草隸為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  
王逸少而微變字體高祖論其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

項氏家訓 卷七 抱經堂校定本

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鍾元常竝驅爭先其見王賞如此著晉書一百十卷無著齊書事此蓋誤記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周書王褒傳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識量淵通志懷沈靜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其姑夫也特善草隸褒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江陵城陷元帝出降褒與王克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謂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俱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竝荷恩眊世宗篤好文學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乘輿行幸褒常侍從

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案下當分段

梁氏宋本作武訛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

嘗得十卷二王羲之獻之也本傳獻之字子敬七八歲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方知陶隱居已阮交

州晉書阮籍傳附阮放字思度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

蕭祭酒謂子雲也本傳大同二年遷莫不得義之之本

有逸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

法也義之官右軍將軍案下當分段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

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

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

頁氏家言 卷十 抱經堂校定本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追來為歸見穆子容太公碑作跡先人為老見張猛龍碑作兆夏生為蘇今人猶用之

北史崔浩傳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

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傳子昭曹昭曹子育字文煥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遠矜慎不持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

字梁書邵陵攜王綸傳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九尺疇宋本注一本注前上為草能傷作長之類是也案俗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畫虎不成馬援語已見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

逐俗本作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案此字先

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宋本標非工於草

隸畱心小學後生師之者眾泊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案下當分段

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

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翻宋本

頗為所誤也補案林罕字源偏傷小說序云俗有隸

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為大誤時俗吾家

子孫不得收寫案此作畫書林作隸書此云貴師即隱

居也而林以為假託許慎未知實一書否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嘗有梁元

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

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

名矣武烈太子見蕭賁劉孝先梁書劉潛傳第七弟孝先武

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

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為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

言詩見重於世文劉靈竝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

集值亂今不具存

抱經堂校定本



東王法曹參軍  
得一府歡心及  
亂王為檄責讀  
至偃師南望無  
復儲胥露寒河  
陽北臨或有穹  
廬擅帳迺曰聖  
製此句非為過  
似如體日朝廷  
非關序賊王間  
之大怒收付獄  
遂以餓終又追  
戮賁尸乃著懷

舊傳以謗之極  
言詆毀

今宋本作翫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

為猥役猥并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隋書百官志王

郎國置中尉侍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

書舍人父子竝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

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

縣令宋書州郡志南義陽太守領縣才學快士而畫絕

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

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

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

務也易繫辭下傳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江南謂世之常射

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

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補難

亂離之後此術遂亾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

一箭已解追兵補抱朴子自敘篇昔在軍旅曾手射追

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為

之補要與邀同枚乘七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補復

古者卜以決疑左氏桓十一年傳卜今人疑生於卜



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忒忒元注音救惕也

補令郎丁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

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補奇居世傳

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壞貧窮多不稱屠本泰補壞力敢

切楚詞九辯坎壞今貧士吾觀近古以來九精妙者唯

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

漢書京房傳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

變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

郡太守去月餘徵下獄與前從房受學者張博皆棄市

魏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安平趙孔曜薦於冀州

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妙同

甘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徽舜為文學從事大友善

之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

乎輅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

見女嫁兒娶婦也卒年四十八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

河東聞喜人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

卜筮復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

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

過也王敦謀逆使璞筮璞曰無成曰卿更為筮壽幾何

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

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

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補強

切註古吾嘗學六王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首金匱

玉輪變玉歷宋本注一本作玉變玉十許種書隋書經

王式經雜占九卷六王式兆六卷餘未見補道藏目錄

黃帝龍首經三卷注上經三十六占下經三十六占共

七十二占法係六王占門又黃帝

金櫃玉衡經一卷亦六王占法

討求無驗尋亦悔罷

抱經堂校定本



漢書游俠陳遵傳王莽敗張疎為賊兵所殺注李奇曰疎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曰為通人之蔽也漢書司馬遷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

之大順不可失也又後漢書方術傳序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

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安多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後漢書王符傳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凡反支日不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又郭躬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行路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亾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補章懷注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補周禮保氏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疏云此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以句股替旁要案今所傳周髀乃周

公問於殿高者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補如張蒼鄭康成蔡邕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

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元注音互精之位至南康太守補隋書律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

小和合補古切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

則其人也晉書皇甫謐傳謐有高尚之志自號子晏先

交謐以為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守論以荅之初服寒

抱經堂校本



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隋書經籍志皇甫謐曹歛論寒食散方二卷又殷仲堪傳仲堪陳郡人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補禮記曲禮下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古來名士多所愛好補呼號切泊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

者號有所闕補泊其冀切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惜

惜雅致有深味哉文選嵇叔夜琴賦惛惛琴德不可今測兮李善注韓詩曰惛惛和悅貌

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

補令郎丁切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

道猶遭之況爾曹乎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武陵王晞

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補家語五儀解哀公問於孔子

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

惡道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說文博局戲六箸十

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方言五圍棊謂之奕然則聖人不用

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

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

昭論之吳志韋曜傳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

無益命曜論之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

手執此竝勤篤之志也王肅事未見晉書葛洪傳洪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

樗蒲齒名晉中興書陶侃為荊州見佐吏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竝國

器何以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莞今無

曉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某數術淺短不足可翫鮑宏博經

博局之戲各設六箸行六某故云六博用十二某六白

六黑所擲散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兩

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在五塞之間

謂之五塞補廣雅博箸謂之箭楚詞招魂崑蔽象某有

六簿王逸注蔽簿箸也案莞渠營切圍某有手談坐隱

即瓊也溫庭筠詩用雙瓊即二莞也

之日頗為雅戲世說新語巧藝篇王中郎以圍某為手談但令人

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補令郎丁切憤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禮補

記投壺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

以柘若棘母去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西京雜記下

其皮為於偽切

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

還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

之擊梟於掌中為驍傑也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

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宏瑚肱切正之子

會稽賀徽賀革之子補陳書周宏正傳子瓚官至吏部

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竝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

論語毛詩左傳其子未見

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

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北齊

六王傳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愛賞人物學涉經史

好綴文有技藝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

面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彈某亦近世雅

南史賀革傳子  
徽美風儀能談  
吐深為革愛先  
草卒革哭之因  
遺疾而卒



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  
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某妙踰於帝注傳予  
彈某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謂勞人體竭人力消  
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某則此戲其來久矣  
消  
愁釋憤時可為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補分扶吾年十九值梁家喪

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

古人云五十不為夭蜀志先主傳注諸葛亮集載先主

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遺詔勅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年

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

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

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補之推九世祖含隨

顧炎武云古人謂所事之國為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俯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俊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之推仕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為本朝蓋臣

乃其故土也本傳觀我生賦經長干以掩抑展白旅葬

江陵東郭承聖末已俗本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

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磚便值本朝淪沒流

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通鑑隋文帝開

其主蕭琮為莒公八年冬十月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

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九年正月獲其主叔寶陳

國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污毀無復子

遺還被下溼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

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傷無一人播

越他鄉無復資廕補復扶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為先世

之恥補沈直深切何休注公羊宣十二年故覩冒人聞

頁氏家川 卷二 抱經堂校定本



子之辭無可移  
易而時當上下  
亦不以爲嫌者  
矣見日錄十三  
卷

顏氏家訓

卷一

七

不敢墜失補靦土典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

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

浴而已不勞復魄儀禮士喪禮復者一人注殮以常衣

先夫人棄背之時補背蒲屬世荒饑家塗空迫補屬之

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磚補藏切吾當松棺二寸

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

玉豚錫人之屬竝須停省補所糧鬻明器故不得營補禮

記雜記上載糗有子曰非禮也注糗米糧也言死者不

食糧也又曰糗無筭衡實見聞而后折入注此謂葬時

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

不和有鍾磬而無篋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下篇孔

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塗車芻靈

自古有之孔子謂爲芻靈碑誌旒旒彌在言外補釋名碑

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碑誌旒旒彌在言外補釋名碑

葬時所設施其輓轡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

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

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案誌墓起於後世蓋納

於壙中使後人誤發掘者從而掩之耳然能如此者百

不一二今金石文字中所謂碑而旒旒甚多未聞有復掩

於故土者則亦無益之舉而已旒旒古之明旌也旒則

旒之垂者世說排調篇桓南郡與殷荊州共作了語桓

曰白布纏棺豎旒旒又案釋名無故之言猶云物故耳

載以鼈甲車補周禮遂師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注四輪

上其轄有綵注轄載柩將殯之車飾也綵謂鼈甲邊緣

縑布裳帷圍棺者又云載以輪車注輪讀爲輕或作

乘車之輪正義以其蜃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視土

而左前後隨爲私記耳宋本有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

顏氏家訓

卷一

七

抱經堂校定本



禫補案禮記祭義有朔月月半之文即後世所云朔唯

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

者一皆拒之補餽陟衛切祭酌也酌郎外切以酒祭地也汝曹若違吾心有

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

勿剝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

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

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補居用切及七月

半盂蘭盆望於汝也宋本注一本無七月半盂蘭盆六

於汝也案顏篤信佛理固宜有此言今諸本刪去六字

必後人以其言太陋而因易以他語耳然文義殊不貫

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

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所奈何當須十方眾僧威

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

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眾僧皆為施主

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

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

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為華飾乃

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摸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

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

四尺補禮記檀弓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

之時況為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

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

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丹徒趙

震楚榮校字

大興孫士祺壽維覆校

顏氏家訓卷第七

北齊書文苑傳

舊史官盧文昭注釋

顏之推字介珉，琅琊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

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

晉書孝友傳：顏含字宏都，琅琊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

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元帝過江，以為上虞令。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遷光祿動，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父勰，夫年九十三卒。諡曰靖。三子：髦、謙、約，並有聲譽。

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

梁書：文學傳下。顏協字和七，代祖含。父見遠，

博學，有志行。齊和帝即位，於江陵，以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感家門事義，恆辭徵辟。遊於藩府而已。卒年四十二。二子：之儀、之推。補案：梁書以含為協七世祖，則是之推之八世



祖也史家所紀世數往往不同有從本身數者亦有離  
 本身數者今攷顏氏家廟碑舍子髦字君道髦子緜字  
 文和緜子靖之字茂宗靖之子騰之字宏道騰之子炳  
 之字叔豹炳之子見遠字見遠見遠之子協則梁書離本  
 身數晉書連本身數是以不同總之世善周官左氏學  
 與協義相近家廟碑作協與梁書同  
 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  
 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  
 為西府所稱繹以為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  
 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謂無容儀也此之推自言云爾見序致篇時論以此  
 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  
 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囚送建  
 鄴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

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宏農令掌  
 其兄平陽王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  
 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  
 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  
 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  
 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  
 河清末被舉為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  
 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  
 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  
 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

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  
 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  
 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為勳要者所嫉常  
 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  
 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北齊書  
崔季舒  
 傳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韓長鸞欲出之屬車駕  
 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  
 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  
 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  
 諫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  
 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  
 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官人集含章  
 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斬之殿  
 庭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

文選班孟堅典  
 引太極之元兩  
 儀始分烟烟燭  
 燭有沈而奧有  
 浮而清注蔡邕  
 曰奧濁也言兩  
 儀始分之時其  
 氣和同沈而濁  
 者為地浮而清  
 者為天

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之策仍勸募

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

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陳阿那肱召周軍約生

紀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

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

策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人入周大象末為御

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

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竝行于世曾撰觀我生賦文

致清遠案諸本多刪此賦不錄今以顏氏一生涉其詞

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奧之茫茫淮南子天文訓清陽

者薄靡而為天重濁



後漢書曹褒傳  
三五步驟優劣  
殊軌注孝經鈞  
命決曰三皇步  
五帝驟三王馳  
宋均注云步謂  
德隆道備日月  
為步時事彌順  
日月亦驟勤思  
不已日月乃馳

彥日家詞

傳

三

者疑滯而為地詩大雅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鞶傳藐藐大貌左氏襄四年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  
五帝而馳三王公羊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白虎通號篇鈞命  
決曰三皇步五帝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白虎通號篇鈞命  
趨三王馳五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白虎通號篇鈞命  
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孟子離婁上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毛詩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  
侵中國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趙武謂趙武靈微矣  
服騎射事見戰國趙策續漢書五行志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筵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失其珠囊史記天官書昂曰旄頭星也一本作髦頭左氏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  
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案代魏者晉姓司馬氏珠囊當出緯書孔穎達周易正義序秦亾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初學記引尚書考靈曜云河圖子提期地畱赤用藏龍吐珠康成注河圖子劉氏而提起也藏祕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  
瀟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瀟澗鞠成沙漠神華泯  
為龍荒尚書禹貢荆河惟豫州伊洛瀟澗既入于河漢  
宏農新安縣通典州郡七荆河之州永嘉之亂沒於劉石詩小雅小弁跋周道鞠為茂草漢書蘇建傳李陵  
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古沙漠作幕字神華中華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漢書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又敘傳龍荒幕朔莫不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自注晉中宗以來庭  
推琅邪人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金陵本吳地後越滅吳其  
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抱經堂校本

頁氏家詞

傳

三

抱經堂校本

文遜陸士衡答  
張士然詩余固  
水鄉士李善注  
云水鄉謂吳也  
漢書曰武功中  
水鄉人三舍墊  
為池

地遂為越有故稱越也說金陵者各不同唯張敦頤六  
朝事迹序為明析言楚威王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或云  
以此有王氣故埋金以鎮之或云地接金陵之陵故謂  
之金陵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有天子氣始皇東巡  
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地作羽儀於新邑  
為秣陵縣詩大雅卷阿爾土宇厥章  
樹杞梓於水鄉尚書召誥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  
邑營左氏襄廿六年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洛陽伽  
藍記三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  
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  
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  
震不肖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左氏昭廿九年傳仲尼曰夫逮微躬之九葉頽世濟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問我辰之安在鍾獸惡於  
之聲芳左氏文十八年傳世  
有梁我辰安在詩小雅小雅小雅養傅翼之飛獸自注梁武帝  
弁文本作我良者譌

授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加注傳讀曰附飛獸飛虎也史  
臣避唐諱改周書寤傲解無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  
食子貪心之野狼自注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  
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加注史  
記項羽紀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左氏宣四年傳諺曰  
狼子初召禍於絕域重發豐於蕭牆自注正德求征侯  
野立為主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  
以攻臺城鍛向王路而蹶張賈誼書過秦上鉏耨棘矜不敵於鉤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律有蹶張士勤  
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孽張以足蹋者曰蹶張勤  
王踰於十萬會不解其搯吭左氏僖廿五年傳求諸侯  
與人鬪不搯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集解張晏曰  
肮喉龍也索隱嗑音厄肮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  
以為頸大脈俗所謂胡脈者嗑將相之骨骸皆屈體於  
也案肮與吭同漢書作亢



文選江賦吸引  
沮漳李善注云  
沮與唯同謝靈  
運擬鄴中集詩  
沮漳自可美

顏日家訓

傳

五

犬羊自注臺城陷援軍竝問訊二宮致敬于侯景也加  
無如我何是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

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稟然而負陶潛

海經詩巨猾肆威暴欽鴆違帝旨漢書霍光傳宣帝謁  
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苾刺在背

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

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

奮大義於沮漳自注孝元帝時為荊州刺史加注左  
氏哀六年傳江漢雖漳楚之望也授

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餘艘犀函犀甲也周禮考工記  
燕無函注函鎧也孟子曰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又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

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方言九矛散細如鴈脰  
者謂之鶴刳初學記引晉令曰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  
先登船飛鳥船郭璞江賦漂飛雲建餘艘餘艘即左氏

傳之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餽於衡陽自注湘州刺史河

岳陽王詒竝隸荊州都督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亾而弟

及自注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為太子加注文選陸  
士衡皇太子宴夕圃詩弛厥負擔振纓承華注引洛

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周書太子晉解

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集解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

之不立自注是綠車獨斷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

閒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

其玉粒自注河東岳陽皆昭明子加注史記孝文本紀

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

符符合乃聽受之索隱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  
晏云銅取其同心也梁書河東王譽傳臺城沒譽還遠  
湘鎮世祖遣周宏直督其糧前後使三反譽竝不從

顏氏家訓

傳

六

抱經堂校定本

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

自注孝元以河東不供船艙乃遣世

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子方等為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眾襲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

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

武悔而焉及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因江充陷以巫蠱自經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

來望思之臺於湖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

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自注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

參非社稷之能衛禮記檀弓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書記於階闈罕羽翼於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讎恥而

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自注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

為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以盛聲勢綏寧度方諸濫充選於

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自注

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

子遊處加注四白四皓也史記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

留侯畫計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迎此四人

來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

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初



魏志盧毓傳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談也

姚姬傳云郭璞江賦包山洞庭巴陵道顏以渚宮代荆州以地道代巴陵也

惜抱軒筆記他字誤

與倚衡漢書袁盎傳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正與如淳說合顏師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古乃云騎謂跨之非古義也先聲自注中撫軍時年十五加注後漢書光武帝紀降乎厲磨厲也漢書梅福傳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樹立也齒年也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兵固有先愾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詩曹風聲而後實者我寤歎箋云愾歎息之意釋文苦愛反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不器言不器使也漢書張湯傳霍光問于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湯子安世長子也仗禦武於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千秋湯子安世長子也文吏自注州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於儒生自注以鮑泉為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後漢書獻帝紀白也薛瑩書曰黃中郭泰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太亨經千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餅王凝

坐而對寇白詡拱以臨兵

自注任約為文盛所困侯景

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加注梁書鮑泉傳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城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景後殺之晉書王羲之傳子凝之會稽內史孫恩攻郡凝之請鬼兵相助不設備為恩所害錢莘楣云白詡當是向栩張角作亂栩上便宜言北向讀老子賊當自滅見後漢書獨

傳莫不變緩而化鶴皆自取首以破腦抱朴子周穆王

道自注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加注漢書田蚡傳碎睨

道自注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加注漢書田蚡傳碎睨

道自注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加注漢書田蚡傳碎睨

道自注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加注漢書田蚡傳碎睨

道自注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加注漢書田蚡傳碎睨

抱經堂校本



景退走大潰加注後漢書皇甫嵩傳閻忠說嵩曰將軍  
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  
月之間神犇虜快其餘毒縲囚膏乎野草左氏成三年

以成其好杜注繫繫也案與縲同孔安國論語注縲黑  
索文選司馬長卿論巴蜀檄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  
季善注引春秋攷異郵幸先主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係

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幸先主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係  
自注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  
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加注先主謂蜀先主也

公將步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  
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於  
是縊殺布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

法當斬其輩十三人已斬次至信信仰視漢為連敖坐  
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乃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拜以剗鬼錄於岱宗招歸魂

於蒼昊自注時解衣訖而獲全加注剗削也魏文帝與  
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為

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博物志援神契曰太山天帝  
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古樂

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楚辭有招魂爾雅釋天春曰蒼  
昊天曰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

肆觜距之鵬鳶左氏宣二年傳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  
于思棄甲復來杜注棄甲謂亡師張茂先鷓鴣賦積假

履而弒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  
年自注臺城陷梁武曾獨坐歎曰侯景於文為小人百

年自注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僭位至明  
數故文為百日言與公孫述但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加

霧當作依霧劉勰新論均任篇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  
能乘雲依霧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  
注中葦字疑

困學紀聞二十  
引易緯是類謀  
曰民衣霧主吸  
霜閣可倚杵於  
何藏

頁氏家訓  
專  
九  
抱經堂校定本



文選西征賦窺  
七貴於漢庭壽  
一姓之或在注  
聲類曰壽亦壽  
字也爾雅曰疇  
誰也

清廟愴麥秀於空塵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詩  
黍離序閔宗廟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  
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  
秀之詩以歌詠之周禮地官鼓人以鼗鼓鼓軍事毛詩  
傳考擊也晉語七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  
杜回其動銘於景鐘野蕭條以橫骨邑闕寂而無烟疇  
韋注景鐘景公鐘  
百家之或在自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覆五  
宗而翦焉史記五宗世家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  
絕祀杜注成二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自注公  
年左傳翦盡也石崇王明君辭序王明君者本是昭  
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  
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史記大宛傳烏孫以

馬千匹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  
王昆莫以為右夫人漢書西域傳公主悲愁自為作歌  
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  
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  
為黃鵠兮經長干以掩抑自注長干舊顏家巷加注劉  
歸故鄉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  
有山岡其間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  
干皆相連大小長干掩抑自注靖侯以下七世  
短故號大小長干展白下以流連自注靖侯以下七世  
掩抑意不舒也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  
白下一名白下門今江寧縣地流連不能去也  
寧縣地流連不能去也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  
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  
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躡躡焉踟躑焉然  
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  
後乃能去之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得此  
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王仲宣登樓賦悲舊鄉之壅  
之在陳兮有歸歎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心邊西土  
鳥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抱經堂校定本



漢書項籍傳居  
鄴人范增年七  
十素好奇計往  
說梁曰陳勝敗  
固當夫秦滅六  
國楚最亡罪自  
懷王入秦不反  
楚人憐之至今  
故南公稱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  
楚合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其勢  
不長今君起江  
東楚蠡起之將  
皆爭附君者以  
君世世楚將為  
能復立楚之後  
也於是梁迺求  
楚懷王孫心在  
民間為人牧羊  
立以為楚懷王  
從民望也

顏氏家訓

之有眾資方叔以薄伐自注永寧公以司徒為大都督

與逃同又秦誓中西土有眾咸聽朕言詩小雅采芑

鳴劔而雷咤振雄旗而雲萃萃當作萃倉沒切危高也

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

於北闕自注既斬侯景屍于建業市百姓食之至于

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

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

壽張故屬東郡劉昭注皇覽曰蚩尤豕在縣闕鄉城中

郭諸國兵薄城下單于被創死軍侯假丞杜勳斬單

于首於是上疏宣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

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

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自注侯景既平我

殿蕩盡也加注書嗣征指余權於兩東湘東未詳或侍

昇壇之五讓魏志文帝紀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阼

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

許由四矣案元帝屢讓王僧辯等勸進表至大寶三年

冬始即位於欽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後漢書光

江陵故云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

繡驅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

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攝絳衣以奏言忝

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黃散於官誦自注時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加注舍

書陳壽傳杜預薦壽于帝宜補黃散職官志散騎常侍

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左氏莊廿二年

惜抱軒筆記云  
注疑兩東為湘  
東語非也楚賦  
孰兩東門之可  
燕

顏氏家訓  
專  
七  
抱經堂校定本



黃庭經心為絳  
宮抱朴子外篇  
兵在太乙玉帳  
之中不可攻也  
唐藝文志兵家  
有玉帳經一卷

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  
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蓋金部郎中徐報  
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菩  
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加注班固兩都賦又有天  
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  
藝稽合乎同異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後漢書蔡邕傳昔  
孝宣會諸儒於石渠案石時參柏梁之唱古文苑漢武  
渠議奏載漢書藝文志石時參柏梁之唱帝元封三年  
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座帝  
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和者自梁孝王而下至東方朔  
凡二十顧厥厥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自言器小而膺  
四人關而西謂之厥其大者謂之題自屬瀟湘之負罪  
關而西謂之厥其大者謂之題自屬瀟湘之負罪自注陸  
瀟湘二水名在荆南梁書元帝紀大寶三年冬執湘州  
刺史王琳于殿內琳副將殷宴下獄死林州長史陸納  
及其將潘烏累等兼岷峨之自王自注武陵王加注岷  
舉兵反襲陷湘州兼岷峨之自王自注武陵王加注岷  
紀為益州刺史蜀地也紀傳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  
後紀乃僭號於蜀將圖荆陝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世

祖憂馬既而納平樊岍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自注

猛獲紀殺之於峽口加注元帝紀承聖二年七月詔

詔司農卿黃文超營殿加注元帝紀承聖二年七月詔

曰今入表又清四郊無壘宐從青蓋之興言歸白水之

鄉蓋有意仍都建鄴也周禮春官巾車疏引韓詩升車

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班固西都賦大輅鳴

鑾容與徘徊鑾與鸞同詩小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復會

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易繫辭傳下聖人易

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

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加注元帝紀承聖三年秦州刺史嚴超

自注秦兵繼來加注元帝紀承聖三年秦州刺史嚴超

達自秦郡圍涇州魏復遣將步六汗薩率眾救涇州九

月魏遣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眾來寇左氏襄十八年  
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自注孝元自曉陰陽兵

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加注漢書食貨志神農之教  
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亾粟弗能守也  
秦州記凡城皆稱金言其固也故墨子稱金城湯池案  
今墨子此語亾攷絳宮玉帳蓋遜甲六王之書元帝明



後漢書儒林傳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文選潘安仁西征賦詩書煬而為煙

文選王仲宣七

哀詩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御覽七百一十八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為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書并釵釧訪其家呂氏春秋精通

於占候見金樓子自序廣雅釋言厭鎮也

亦作壓謂為鎮壓之術制之以取勝也徒有道而師

直翻無名之不抗自注見滅是師出無名加注左氏僖廿八年傳子犯曰師必有壯曲為老禮記檀弓下吳侵陳

問陳大宰嚭曰師必有壯曲為老禮記檀弓下吳侵陳

又曰嚭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從而赦之師與有無名

乎案宇文丞相謂宇文覺也周書于謹傳梁元帝密與

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譽以元帝殺其兄

譽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眾出討旬有六日

城陷梁主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

文盡喪自注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

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加注車一乘曰

兩後漢書吳祐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

成則載之兼兩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漢書

傳異時諸侯吏卒繇役屯戍奪諸懷而棄艸踏於塗而

過秦中秦中遇之多無狀

受掠葉艸句謂嬰孺受掠句冤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

無狀此兩字誤載下車以黜喪拚桐棺之藁葬左氏襄

傳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又哀二年傳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素車樸馬無入于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慘恨井伯

兆下卿之罰也

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左氏僖五年傳晉襲虞

井伯以勝秦穆姬此云井伯飲牛蓋以人之誣百里奚

者加之以井伯百里奚為一人也史記蘇建傳建中子

武字子卿以父任稍遷至移中廢監使匈奴單于欲降

之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既至海上

廩食不至掘野鼠雷釧之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

纏其悲愴雷釧雷以為別也事未小臣恥其獨死實有

媿於胡顏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

人胡顏之譏李善注即胡不遄死之義也

抱經堂校本



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生臣之母得主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

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左定五年傳申

顏氏家訓

傳

牽痲痕而就路自注時患脚氣加注痲與痲策驚蹇以入關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蹇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颺舉吹我入雲中戰國齊策蘇代謂孟嘗君曰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淄水至流子而去則漂漂者若乃爭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周書于謹傳收梁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尺及諸輦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璿璣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史記封禪書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邱社水彭城下泗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十六國當

以詩有十五國風并魯數之為十六也或者身已入關舉崔鴻所紀載之十六國為言亦未可定管仲言古封禪之君七十二家今言七十代舉成數也淮南繆稱訓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此即終制篇所云計吾兄弟不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遜者故也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所謂異方之樂日太清之內釁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潁遂壓境於江潯自注侯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于是盡矣以江為界也加注史記封禪書齊所以為齊以獲仁厚之麟角尅儁天齊也集解蘇林曰天中中齊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奠臨自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抱經堂校定本



包胥以秦師至  
秦子蒲子虎帥  
車五百以救楚

顏氏家訓

傳

古

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為主加注詩周南麟之趾序雖衰  
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角振振公族晉  
書薛兼傳兼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為返季  
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自注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  
加注左氏襄廿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又  
成九年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對曰泠  
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  
林自注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犇齊之心以丙子歲旦  
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  
吉也加注易師彖師貞丈人吉案鄭注禮記緇衣周禮  
天府太卜皆以貞為問此貞筮亦謂  
問於筮也漢焦贛崔篆皆著周易林

南路於東尋呂氏春秋首時篇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  
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

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  
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  
近者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尚書禹貢導河積石  
陰東至于底柱水經注四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  
山大禹所鑿注又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  
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  
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亦謂之三门峡在號城東北太陽  
城東也公羊文十二年傳河形千里而一曲案河北太  
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此所以云一曲也

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載而谷沈海內北經從極之淵  
都焉郭璞注冰夷即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  
淵即河伯也薄迫各切易繫辭上傳雷風相薄响許后  
切學記引博物志大波之神曰陽侯山載猶言戴山古  
初學記引博物志大波之神曰陽侯山載猶言戴山古

載戴倅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寶龜事未詳唯毛  
字通倅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寶龜事未詳唯毛  
搜神記云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買一白龜  
子放之後邾城遭石勒敗眾人越江莫不沈溺寶一白龜

顏氏家訓

傳

古

抱經堂校定本



續漢書地理志  
宏農即却縣注  
史記曰自陝以  
西召公主之自  
陝以東周公王  
之又魏郡鄴縣  
有故大河文選  
陸士衡贈馮文  
罷詩驅馬大河  
陰注穀梁傳曰  
水南曰陰  
晉書王廙傳廙  
性雋率嘗從南

下旦自尋陽迅  
飛帆暮至都倚  
舫樓長嘯神氣  
甚逸王導謂庾  
亮曰世將為傷  
時識事亮曰正  
足舒其逸氣耳

史記田敬仲完  
世家於是田常  
復脩釐子之政  
以大斗出貸以  
小斗收齊人歌

自投既入水覺如隨一石上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  
蛟博物志載澹臺滅明次非菑邱訢三事晉書周處傳  
處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  
日三夜果昏揚船于分陝曙結纜於河陰自注水路七  
至加注王逸注楚辭九章云船船追風飈之逸氣從忠  
有窗牖者陝失冉切纜維船索也  
信以行吟列子說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  
龍鼉弗能居有丈夫厲之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  
術乎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  
從以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遭厄  
入而復出也說苑雜言篇家語致思篇竝載此事遭厄  
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  
帝自注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加注遂畱  
滯於漳濱私自恰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惡翠鳳之高

峙漳濱謂鄴即北齊所都也俗憐字西京雜記始元  
之推自言其至也視黃鵠  
之仕嵇紹舉譚字彥先顧榮字晉書譚傳廣陵人刺史  
譚者博士王濟於眾中嘲之曰君吳楚之人公國之餘  
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荅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  
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璧出乎荆  
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  
弗聞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  
國亾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荅曰吁存亾有運與  
衰有期天之禮之所廢人不能支諒否泰有時豈人事之  
能哉濟甚禮之又榮傳吳人也弱冠仕吳平入洛例  
拜為郎齊王回召為大司馬主簿同擅權驕恣榮懼及  
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同誅長沙王又以為長史又敗  
轉成郡王穎丞相從事同誅長沙王又以為長史又敗  
敏反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榮數踐危亾之際恆以恭  
遜自免後與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事平還纂書盛  
吳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朝野甚推敬之

顏氏家訓  
傳  
七  
抱經堂校定本



之曰嫗乎采芑  
歸乎田成子索  
隱曰以刺齊國  
也政將歸陳氏  
楚辭宋玉九辯  
私白憐兮何極

惜抱軒筆記云注疑夜語為久語之  
謬非也魏志杜叢傳

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

自注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

詣進賢門奏之加注唐六典魏文帝招文儒之士始置

崇文館王肅以散騎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

常侍領崇文館祭酒珥貂蟬而加注獨斷武官太

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侍中常侍加貂蟬款

一相之故人自注故人祖僕射掌賀萬乘之知己祗夜

語之見忌寧懷叔之足恃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

右叔則左右重久語懷叔小資也猶以成諫譖言之矛

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勝寒用去薪而沸止

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病故侍中崔季舒等六

人以獲誅之推爾日鄰禍而免濟流或有毀之推于祖

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加注諫舊作諫

誤諫與刺通荀子榮辱篇與人善言煖于布帛傷人之

言深于矛戟莊子列御寇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

於知天三國魏志王昶傳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謫莫

如自修後漢書董卓傳臣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

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使

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于廁中禪衣悉羅纈錦繡珍

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為舊事後主之在宮乃

使駱提婆母陸氏為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為左右後皆

預政亂國焉加注詩大雅文王有聲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傳云燕安翼敬也箋云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

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案春坊之名隋書百官志

不載唐六典注云北齊有門下坊典書坊龍朔二年改

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據此則唐已前尚

情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

自注祖

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孝徵以法

繩己譖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滅亾加注墨子所



染篇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  
入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情當作墮壞也禮記學  
記玉不琢不成器夷吾管敬仲名狄牙即易牙誠怠荒  
謂齊桓公用管仲則霸用狄牙等則亂起也

於度政惋驅除之神速度政疑是庶政史記秦楚之際  
月表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

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

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

破竹自注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又不守并州犇走  
向鄴加注平陽晉州太原并州公羊僖十九年傳

梁亾自亾也其自亾柰何魚爛而亾也何休注魚爛從  
內發故云爾晉書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

刃而解寔未改於弦望遂□□□□及都□而昇降

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左氏哀  
十一年

傳鳥則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瓜以

療饑靡秋螢而照宿自注時在季冬故無此物加注吳  
越春秋三越王復伐吳吳王率其

羣臣遁去晝馳夜走至胥山西坂中得生瓜吳王掇而  
食之後漢書靈帝紀張讓段珪劫少帝陳畱王協走小  
平津帝與陳畱王夜步逐熒光行數讎敵起於舟中胡

越生於輦轂說苑貴德篇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  
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漢書

司馬相如傳嘗從至長楊獵因上疏諫曰今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巧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

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屍狼籍其如莽血爭黃以成谷自注後主犇後安德王  
延宗收合餘燼於并州

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

畱至明而安德敗也加注左氏哀元年傳吳日斂於兵

暴骨如莽血爭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三

黃見易坤文言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  
蜀志後主傳注

王謹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  
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是乃詔余以  
日謹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孫子軍爭篇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左隱六年傳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按秦當作榛御覽三百八十五揚雄別傳曰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竿元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

典郡據要路而問津自注除之推為平原郡據河津以為犇陳之計斯呼航而

濟水郊鄉導於善鄰自注約以鄴下一戰不尅當與之推入陳加注淮南子道應訓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與之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數日往說王至於河上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來

不差寄公之禮願為式微之賓儀禮喪服傳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

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詩小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矯陰疎而陽親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信諂謀於公主競

受陷於姦臣自注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以齊

鎮濟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忽忽遂道周軍追齊

主而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九圍見詩商頌人及之

八尺言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自注趙郡李穆其長也

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加注漢書律志易九尺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又谷永傳遭子一生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阮說文溘奄忽也

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自注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

而三為亾鳥焚林而鍛翮魚奪水而暴鱗左思蜀都賦鳥鍛翮獸廢

足鍛所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

始發矇於天真禮記仲尼燕居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遠絕聖

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老子道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言鎖羈

猶言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

束縛荷戟以入秦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少女遊於東海溺而不返常銜西山之

頁氏家訓

抱經堂校定本

七

七

七

七



木石以煙東海亾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

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大行山名向使潛於艸茅之下甘為畎畝之

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漢書東方朔傳朔初來上書曰臣朝年十

二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戰國秦策蘇秦見說趙

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

趙王大說膏身猶言潤身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

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公羊

哀十四年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為之推在齊有二子

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長曰思魯次曰慙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為序

錄

陽湖李兆洛紳琦校字

仁和王士玉嘉客覆校

兼山徐君北溟為抱經學士補注家訓並補注親我生賦

多可辨正予雅服其煥博借其稿未閱

夫人乃度錄于此本為素定後北溟名視亦貧旅京

武林王抱經學士頭名侍御相更喜兩先生極推重

之舍生冬子純以文在杭州遂與北溟訂交又嘗為我校

辨角集極精細札隆二十二年仲春九日元照識

顏氏家訓傳

顏氏家訓

傳

年

抱經堂校定本

予於壬戌初秋游南湖時巡撫阮公招客核經元和顧君廣折李君銳武

進臧君鏞堂與北溟皆在詁經精舍其時北溟性情改易雖與予無閒

言予亦謹避之不敢屢相昵予歸未幾北溟遂下世聞其歿之狀甚可

悲也止予蠢不知書北溟所有書冊盡屬諸它人其子今不知作何狀

北溟腹笥饒富注書是其所長此書補注不知抱經先生何以不刻先生

卯冬下世計猶及見之此書上方字先君手寫先君下世已十年矣展讀一過

心焉如割嘉慶十五年庚午七月初三日際壽謹識

天氣涼甚如深秋候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  
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  
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啟悟來世不但可訓  
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  
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  
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  
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閩本尤  
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  
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驛牡曰隲而  
誤作驪駱至以吳趨為吳越桓山為恆山僮約為童幼



顏氏家訓 宋本沈跋  
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刷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攷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曰竢洽聞君子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宋本校刊名銜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憲 同校  
迪功郎司戶參軍趙善惠 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栴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暘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 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欽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





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冬十月十日瞰江山人趙曦  
明書於容膝居是年八十有二

顏氏家訓注補并重校

卷一

序致

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

晉書嵇康傳幽憤詩曰母兄鞠

育有慈無威

治家

南陽有人為生奧博

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善哉膏梁士營生奧且博

李善注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卷三

勉學

今夜吳臺鵲亦往共填河

歲華紀麗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

使鵲為橋

卷五

養生 華山之下白骨如莽

孔叢子陳士義篇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

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

歸心

唐終南山釋道宣廣宏明集引此文今取以校

四塵五陰

作明非堯

舜周孔

有之 所及也

內典初門設五種

有之 禁

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

固

因 民之性不可卒除

其五以縱有

因緣如

而 報善惡

夫遙大

天 之物寧可度量 往來

環轉不得錯

借 違其閒遲疾

速 理宜

劃

畫 象之大

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

字 外也

乎 凡人之

信唯耳與目耳目

此 之外咸

致疑焉

或渾或蓋乍宣

作穹○案虞曷有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

乍安斗極所周管

筦 維所屬 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

塵數劫也

乎 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

石 船 倏忽

之閒十

千 變五

踊出

生 妙塔乎 夫信謫之徵

興有如影響

時儻差闕

間 項橐

憲伯夷

互易 之凍餒 更為通

實 耳 若覩凡僧

俗便生非

誹 毀 以

無此字 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

一披

是 法服

不必剃落鬚

髮 禳

國則有自然稻

稂 米 望於後身似不相

連 屬 世有

魂神示現

見 亦 夢想或降童

僮 妾 以此而論安可不

為之作

有 地乎

遺其

以 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



棄之哉

作乎下有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弥光矣十四字當補入○案疎與疏同漢書疏廣傳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為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為少傅在位五歲乞骸骨賜黃金二十

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幾立產業基址廣曰自有

舊田廬足以共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此云得其一隅者蓋子孫固當

愛護而已為九重兩疏則知重己矣是凡夫蒙作蔽不得其一隅也此兩句正與上文意相足

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有生非一體耳而為有其勤

苦脩德乎 汝曹若觀俗計作人生居世須顧俗計 樹立門戶不

有得悉 棄妻子未能作一 出家但當兼修戒行作行 雷

心誦讀倒 此乃仁者用心有也 不能悉作錄耳

梁世時 有人 臨死髮中但聞作臨終但 啾啾數千雞

雛有之 聲 頭有具 是鱣自頸以作 下方為人耳 王

克為永嘉郡無守 梁孝元在江州少五 時有人為望

蔡少二 縣令 縣令以牛繫刹無柱 稍作投 醒而作

是 覺體癢爬搔隱作癢 疹因爾成癩十許作 年死 非手

殺牛有則 噉之不美末癡人一條

卷六

書證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注引六韜見三

陳篇又下所引今本在烏雲山兵篇下又有烏雲澤兵篇云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凡鳥皆鳥字之譌案

握奇經八陳天地風雲為四正飛龍翼虎鳥翔蛇蟠為四奇杜少陵詩共說總戎雲鳥陳正本此可知鳥乃誤也

音辭

孫叔言創爾雅音義

案魏志王肅傳稱樂安孫叔然以名與晉武帝同故

稱其字陸德明釋文亦云炎字叔然今此作叔言亦似取莊子大言炎炎為義得無炎本有兩字邪故仍之

桓公口開而不閉

管子小問篇作開而不闔說苑作吁而不吟注呂氏有執柘杵而上

視者管子作執席食以視上者

顏氏家訓注補正

嘉定錢大昕莘楣

卷一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

注中應增入貞陽既踐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數

句則大司馬字方有著落

卷二

梁世有庾晏嬰注未詳

案梁書文學傳庾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初為安西法曹行

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

梁武帝弟出為東郡

此東郡謂建康以東之郡如吳郡會稽之類若秦漢之東郡不

在梁版圖之內

蒼頡篇有侑字音羽罪反

案廣韻十四賄部有侑字云痛而叫



也于罪切與羽罪音正同

卷三

梁朝皇孫以下總中之年必先入學梁書武帝紀天監九年三月乙未詔

日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實惟前誥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啟元良齒讓自斯以降並宜

隸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上荆州必稱峽西大昕案荆州在

巴峽之東不當云峽西蓋陝字之譌南齊書州郡志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

主陝西故稱荆州為陝西也俗生耳受便以陝西代江陵之稱則昧於地理故顏氏譏之

卷四

謝靈運空疎亂紀案靈運空疎延之隘薄二語見宋書廬陵王義真傳

卷五

宋有顏延之案延之未嘗以將兵顛覆其子竣雖不善終亦非由將兵之故且與其父何預後讀宋書劉敬宣傳王恭起兵京口以劉牢之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之乃悟此文顏延下衍一之字牢之事本在晉末而見於宋書故之推繫之宋耳或後來校書者因延之為宋人妄改晉為宋也

卷七

謂郢州為永州案司州所領郡縣無永州之名竊疑永雍州正漢司隸所部也

傳

歎扶車之不立扶車疑是扶蘇之譌蓋以秦太子扶蘇比昭明太子也注嬌皇

孫驩嬌當作嫡梁書驩作歡非社稷之能衛監本殿本俱有小字注童汪錡三字

疑非注緩寧度度當作侯下文陽侯字亦譌為度可證也梁世諸王之子例封縣侯

顏氏家訓 補正 抱經堂校定本

奚聞道之十年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八  
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  
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  
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

瞰江山人家傳

盧文昭

瞰江山人姓趙氏江陰人也邑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  
里而近故以為號焉父死三月山人廼生母劉孺人辛  
勤鞠養釁起家庭閒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  
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  
傳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  
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  
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為對母曰誠然任汝  
為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戀戀不甯歸一生學  
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



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益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冒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飢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穽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旣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鬻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讒言繁興而終不得聞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

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贖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燄張甚縣官頗右之山人以一身撐拄其間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道士守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畀學胥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顏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曩文昭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

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蓄書數千卷山人校讎幾徧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閒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其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

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頹墮也晚復更名曦明考兩若處士妣劉孺人余嘗爲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眾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



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  
既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冲灑演迤不  
爲震盪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今而後誰相  
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  
此所以涕泗漣洏不能已於質亾之歎也



